### 1.如何坚持把一本书读完

不说别人，谈谈我自己是如何做到**「坚持把一本书读完」**的。

1.**任务**：作为一名学术人、社会人，为了写论文或文案，有时必须把一些书读完，是为「被动读完」。

2**.兴趣**：有时基于一种突然的、一时的兴趣，想要了解某话题，于是去阅读对应的书，是为**「主动读完」【主动读完一本书，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为了探索自己的知识边界，拓宽自己的眼界和知识面，和为了完成既定的任务而被动地读完一本书，完全是不一样的，读完自己想读的一本书后，内心酣畅淋漓。】**

3.**功利**：有时接了一些约稿，为了完稿需要专门阅读某书，这也是**「被动读完」**（存在外在的功利目的）。

4.**计划**：有时面对一本信息密度大、篇幅长的学术著作，故纸君会依据个人的具体情况制定能轻而易举地读完。**【面对自己想要读，必须要读的篇幅比较长的学术著作的时候，必须要制定合理的计划】**

5.**激励**：人都有疲倦、解怠的时候，为了让自己坚持读完某书，

我会给自己放假一读完全书，就奖励自己出去吃一顿好的；**【奖励机制，一个良性的奖励机制，会让自己读书读的更有劲，更有动力。效率更高。】**

若读完一章，就允许刷15分钟手机。易完成的阅读计划一比如每天读一章或每天读50页。

PS：每天都要给自己制定阅读计划，比如读中医专业书多少页，史书多少页，传统文化的书多少页，定期复盘。

6.**质量**：书本身写得好，好到让人主动读完。

7.**吸引力**：书写得引人入胜（抓住人的心理），或契合读者口味，吸引人主动读完。

8.**情感心理需求**：有时读完一本扎实的书，内心会感到愉悦、畅快、满足，甚至产生一种成就感，

比如故纸君读完《昭明文选》、《四库全书总目》时。

9.**求知需求**：人有求知(疑问、好奇)的天性，阅读的终极目的就是**「回应求知心」**，解答人生的困惑。

我学习哲学的根本原因一为平复内心而寻找答案。

困感的缘由找到了或困惑被解决了，下一步就是所谓的**「和解」**（找到方向）

10.拥有**「坚持把一本书读完」**的其他先天、后天条件：

·拥有坐下来阅读的**外在资本**：涉及家庭背景、工作工资、时间精力。

·拥有坐下来阅读的**内在资质（耐心）**：涉及性格、价值追求。一直在阅读的人，内心一定是有某种**追求**（方向）的人。

一个有**追求**（方向）的人，必然是真正活着的人。能在充满焦虑、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慢下来、时刻保持清静的人，我愿称之为高质量人类。

·拥有读懂的能力：涉及学识积累一**学历与学力**。

### 2.『正确的阅读观』

接下来借此回答谈谈我的**「阅读观」**。

何谓**「读完一本书」**？

我对**「读完一本书」**的定义：从头到尾，一字不落（连封面上的文字都不放过）。**因此，不管是再垃圾的书，只要我决定了开卷，那就必须看完。【强制性，要求自己一定要把开卷的书读完，不能拖延，书买来就是读的，而不是装饰品。】**

**1)看了十分之一、五分之一、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三、百分之九十九，都不叫「读完」(读过）。**

2)为了某种目的(撰文、科研)而**「快速浏览」**的论文、专著

（提取观点），在我这里也被视为**「未读完」**（未读过）

畹案：读完一本书，一定是从封面上的文字开始，从头都到尾，一字不落地读完，读完一半，读了1/3，都不叫读完，开卷必须读完，对于那种快速浏览别人的论文，提取观点，主要看摘要的驱动型阅读，更不能称之为「读过」一本书，训练和深化系统性阅读的能力，这也是中国古代做学问的人，理应具备的基本的阅读观，而不是成为所谓的「前言导论派」，避免以偏概全，观点和内容的理解偏差，中国古代古典文献学治学的严谨态度的要求！

为什么会产生如此**「阅读观」**？

1)求全，求博。

2)忌理解偏差或断章取义。

3)受小学、文献学、语法、汉儒清儒治学方法(求精、求细……)影响甚深。

4)古代文本（文字）本身的组织形式决定。

其次，**「序」**（导论）、**「跋」**（后记）我都会放在最后看。先把**「正文」**看了，不然会受**「序」「跋」**剧透（观点）影响。

切忌成为「**前言导论派」**。

### 3.警惕「前言导论派」

**「前言导论派」**读书只读前面30页的**「前言导论」**，据之纵横捭阖，忽略后面500页的正文。

毫无疑问，**「前言导论」**有的是总结全书的逻辑结构、观点与贡献（但总结不完甚至总结出错）

有的重在**「导」**（导夫先路，作为正文的简要引子，重头戏在正文中与本书有关或无关的细节）、

有的重在**「论」**（引申出正文之外或个人的他论）。

一言以蔽之：前言导论派不仅侮辱书，还常常误人子弟。

### 4.论读与写

在刚开始，**「书（输）出」**比**「书（输）入」**更痛苦，

待读几年、亲身经历几年、听闻几年后(材料、文字)，

期间不管好坏每周再坚持写几干字，到最后**「书出」**将变得非常容易。文不加点，操觚立就。

若你不是一个患有写作癖的人，那么**「单纯的书入**」绝对比**「书出」**更令人享受。

大家应该都体会过那种读到完美作品的时刻吧！

彼时的感觉，就是人生最高的精神享受之一。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 5.论批评与创作

近来**阅读小说家**兼**文学批评家**论小说的著作后，再次感受到批评之美，

此类文字读起来真的是一种高级享受

而普通人评价小说一全是

关于主题、思想、人生、伟大、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封建制度、帝国主义、阶级、社会、道德、哲理等

空洞无物的套话、废话

有的人甚至认为主題深、思想境界高的作品才是好作品

更次的读者则仅仅关注故事本身一情节曲折吗（好

不好看）？

情节的作用不止于此，情节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然，我们也不能对普通人要求过多，他们读小说时的心态往往是为了度日娱乐、满足内心的**「爽点」**。

如果你的阅读目的如上所述，只求你做到一点一可输出意见，但别到处大放厥词

对专业的批评保持敬畏与求知之心。

真正的批评定要回到文学本身、回到文本本身，揣摩勾勒复原作者组织文字的良苦用心

所以**「创作」**是我们进行文学批评时必须关注的一个点。

大诗人兼文学批评家艾略特强调：**「与创作活动相结合的情况下，批评活动才能获得它的最高的、它的真正的实现。」**

劳伦斯伯恩斯(Laurence Berns)《(诗学〉管窥》云：

「艺术批评的**目的**不仅是**理论的**（审美的）

为了理解伟大艺术的神秘力量，也是**实践的**（创作）

为了帮助艺术家**改进**自己的作品，为帮助我们(读者/批评者)拓展**欣赏和享受**伟大艺术的能力。」

即分析一首诗的**「言外之意」**，不同学科的人可以从政治、哲学、伦理、宗教、历史等不同的视角入手，

但他们都不够**「文学」**。

文学研究的根本在创作一作者是**如何组织文字**的？

作者加工后的文学性文字Q是怎样放大**「言外之意」**的效果的？

也就是说，文学研究并不排斥其他文学之外的**「目的」**，

重点是分析作者是如何借文字

让这个**「目的」**更吸引人、更深入人心、影响更久远的。

当然，批评家(学者、读者)研究、阅读时，

确实不是必须得参与**「创作」**，

但那些使我们拍手叫好的批评文字，几乎都涉及到了作者创作。

所以，你可以不创作，

但应该阅读创作者关于**「创作」**的理论与经验，

间接窥探作者的文心一创作的秘密。

### 6.论阅读计划

我閱讀時也常常制定**「計割」**，但其中存在靈活的**「操作空閒」**，

且不**「以結果論成敗」**。

正因爲我知道計割趕不上變化，

所以在行動之前會把**「目標」**定成一百分(最高標準Q)，

即使到時未能達標，

至少也能完成七、八十分，

於是我就給自己爭取到了二、三十分的**「彈性時閒」**。

再把三成左右的彈性時閒分配給每一天調整狀態，

永遠保持**「不繃緊」**的心態。

### 7.作品与理论

大一上整个学期几乎都在看民国学者著作，尤其喜读**「自传性回忆文字」**，

沉迷其中，先后购买钱穆、陈寅恪、陈垣、吕思勉全集，

其后接着购买钱钟书、朱自清、鲁迅……全集。

几个月后，发现这样不行，

虽然此类文字充满个人气质，

与学术著作相比鲜活有趣，

但终归不是根基之书，

读得再多获得的只是**「名人故事」**，于是弃而不观。

进而阅读其学术著作，读了几本，还是不行，

获得的只是**「观点」**，

于是深入他们所论的经史子集。

「批评书籍和文章的大量增加有可能产生一种不良风尚，

只去阅读谈论艺术作品的书（批评专著），而不去阅读作品本身；

这类书刊的大量增加可能提供见解，但却不能培养鉴赏力。」

想要提高文学鉴赏力（批评能力），

前提之一在于**阅读大量文学作品**(比较、分析的基础)，

前提之二在于**掌握理论武器**(文学理论Q、美学理论Q、哲学理论、心理学……)。

两者不可偏废，

读了理论，立刻去**阅读作品，印证、创造**理论

读了作品，立刻去**读理论**，**印证、评析**作品。

如此反复再三，积累一定时间，基本的判断力至少得其大概。

### 8.为什么要阅读？

既然人都会死去，那为什么还要活着呢？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是**「向死而生」**的，

没有**「被确定」**的寿命，

理论上看起来好像没有终点，但都难过**「百年」**，

因此**「百年」**是人生之期（期颐）,也是**「死」**的婉词。

古今多少为生命(青春、岁月)而感慨的文人墨客，

**「三万六千」**这个说法充斥在其字里行间。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

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

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

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

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

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以上这些闲话(疑问、思考、感慨)，再次证明人与其他生物的区别（活着的意义）

一人是会思想的芦苇/我思故我在。

「哪里没有人思考，

哪里也就没有人对发生的事情进行解释。

解释仅是对那些不明白的人所作的，

只有我们不明白的事物才有意义。

人们在一个他们所不理解的世界中醒来，这就是他们想要

解释这个世界的原因。」

当你在追问**「意义」**时，其实是在追求**「解释」**，

哪怕是一种仅能自我安慰的「解释」。

有了**「解释」**，就有了**「意义」**。

读了不多不少经史子集，

耳闻目睹现实生活中的众生经历后，

回过头来，终于体会到老子（《老子》十三章）的那句话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归之自然），吾有何患？**

也理解了庄子(《逍遥游》)

为何苦苦追求**「无待」**的大自在大逍遥境界。

同时印证《列子·天瑞》篇旨意。

不过，我不赞成老庄的说法，

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他们有身有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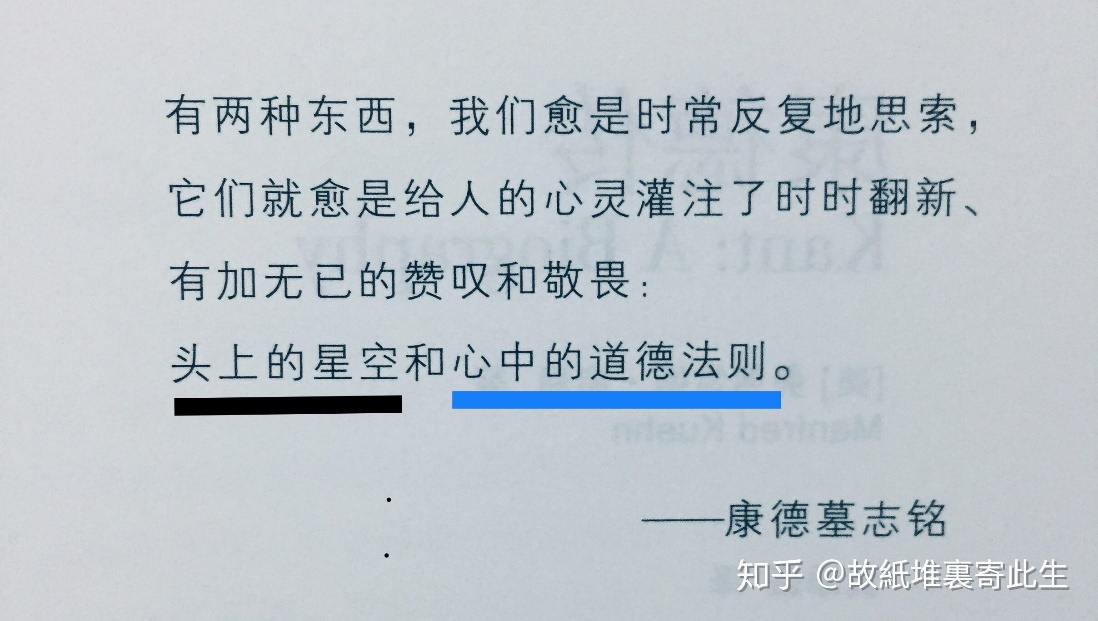
有欢乐有痛苦，会主动思考、选择、追求，

生无所息而心有所归。

人类的悲欢虽然并不相通，

但每个人都在用各自的经历

为我们注释真正意义上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



孤独需要自救

呆在家里，**大部分人已经开始用无聊来形容了。**

这句看似吐槽的话，直接暴露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绝大部分学生（进入社会的从业者暂时除外），

**没有寄托（爱好）或者说没有理想。**

难道就没有一门学科(学问、话题……)是你喜欢的？

此时难道不正是**刷书**的最佳时节吗？

**古人极言慎独之难，不虚也**。

早些年故纸君最渴望的就是这些没有人打扰的自由读书时间。

从根本上来说，

即大部分人欠缺与自己、**与孤独相处的能力**（向内）。

而社会教给我们的是**如何与外界相处、如何迎合他人**（向外），

故此类**「社会人」**不出去、不与别人在一起，

就不知道怎么活。

只能躺尸刷手机，

终于把各大APP刷完了，

接下来又不知道干什么。

放下手机，只剩下空虚寂寞冷。

受不了，继续刷手机，即使已经刷过。

20:38

2020.01.28

活着不仅仅只是**「活着」**，

我最在意、最怕的就是**「时间」**。

人这一辈子主要的目标是找到自己的**「寄托」**。

我找到了故纸堆里寄此生。

人生不过百年，于是古人常说**「人生如寄」**。

我们只是暂时**「寄居」**在这个世上而已，

时间到了，你就要消失。

为了消除这种恐惧，

每个人都需要用爱好或理想当作寄托以证明**「你确实、真**

**的活着」**。

而我的寄托便是**「书籍」**（故纸堆），

因此故纸君给自己取名为「**故纸堆里寄此生」**。

王小波：

**「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故纸堆」(books)就是我的「诗意的世界」。

16:27

2020.12.30

中国新年的第一天，还是**「阅读」**。

阅读对于一些人来说是压力、是负担，

是被迫的、是痛苦的；

对于我来说，阅读是品尝美食。

维持肉体，都知道吃饭；

构造精神世界，同样需要**「吃饭」**。

00:00

2021.02.12

有些人看着硬盘、书房里的书，

这也想看那也想看，最后竟因选择问题三天后还未看完一本。

这个毛病故纸君已经克服了，

**每次拿到一批新书，每本抚摸一遍，**

**然后分类放到适当的位置。**

**随即打开一本书，屏蔽杂念专心阅读。**

【阅读原则：决定看某书后，开卷必读完，无论喜欢与否，不管是500页、1000页还是2000页】

一个人能找到自己的真正所爱是很难的。

我对「true love」的定义是：

**发自内心、毕生的、受外界任何因素影响、融入个人生命。**

所以，普通人眼中的「兴趣」、「爱好」

很可能并不是他的「真爱」，

他被外界或一时的好奇迷惑了，甚至被名利捆绑了。

每次拿到新书，每次看到好书，

我都能感觉到内心有一个声音在欢呼雀跃，

**挡都挡不住，跑出来化成笑颜。**

发自内心融入个体生命的一生所爱，很少有人能体会到。

当他找到后，他就明白了。

这世上最本质最伟大、最浪漫、最无私、最纯洁、最安全、难度最大的爱情

**与自己的大脑谈恋爱。**

学习大部分人文社科的终极目的

挖掘个人的内在世界、挖掘人类、挖掘人类社会

而芸芸大众的一生都被外在世界拖着走。

这就是我喜欢哲学家、喜欢智者的根本原因。

金句

唯美主义者王尔德，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要爱自己就要了解自己、尊重自己。

### 9.如何读：系统而全面

终身学习者/深度爱好者应该早点发现

读书（学习）不**「系统深入**」等于白读，

浅层阅读者，浮光掠影旅行者

输出长文必露馅儿（出错）。

如何做到**「系统深入」？**

根据不同的主题阅读10~500本书。

大学前两年的阅读培养了我两个阅读习惯：**全面+系统。**

《李白诗选》，垃圾；《李太白全集》，可。

大三某夜，心有所感，

觉得个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素养不够

（立志成为通人，故有一字，日子通），

遂向任课教师

求助老师能不能给我开一份书单？

以一名顶尖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阅读量（基础必读）为准。

其中《中国新文学大系》五辑100卷，

你值得拥有。

建国前50卷，建国后50卷。

煌煌百卷，世纪风采尽之。

### 10.如何消除对大部头书的恐惧？

看了几部上干页的书，五百页左右的书就不怕了；

看了几套数千上万页的书，则千页上下的书也不怕了。

这就是我**「消除对大部头书的恐惧」**的方法。

### 11.不能只读而不记录（做笔记）

**最好、最正规**的治学、读书方法（古代）：

摘录你想记的有用**「文献」**；

记录你头脑闪现的**「观点」**。

终于有一天你会**「用到」**它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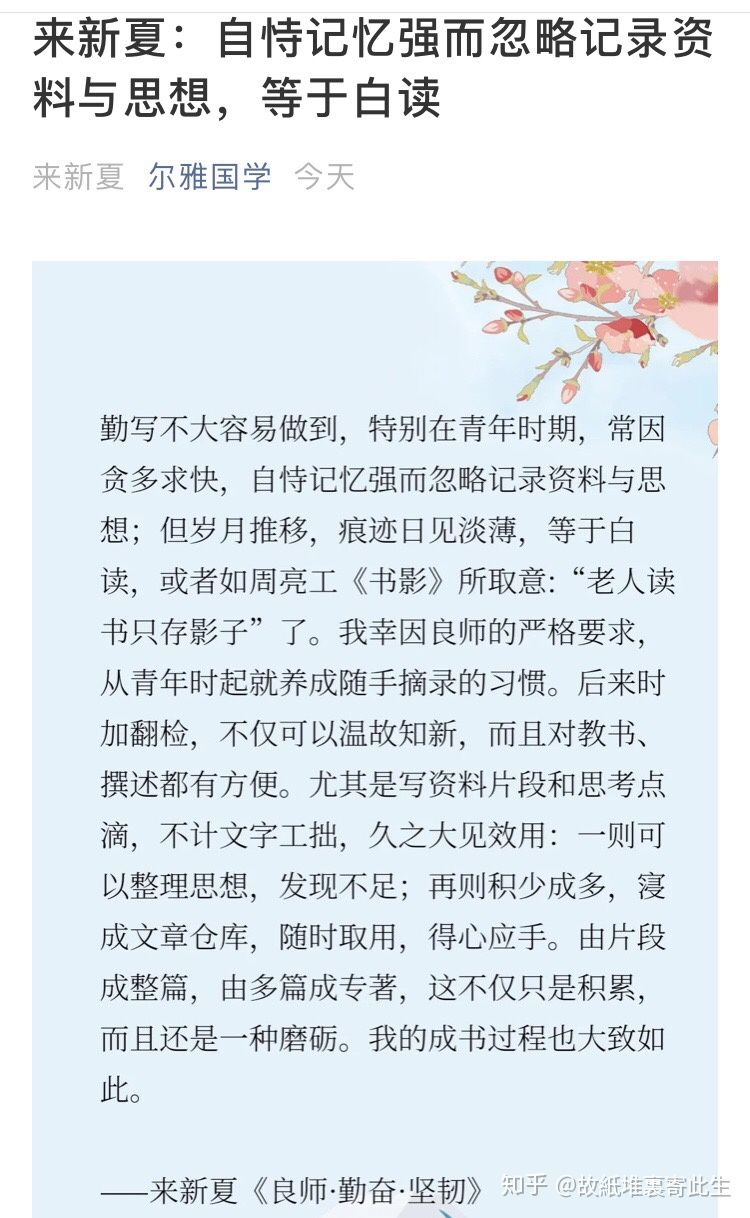
中书君的72大册还未被全面彻底开发的**《钱锺书手稿集》**就是代表性他山之玉。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畹案：中国古代最好、最传统的治学办法，

1. 动手，用笔，摘录你想记录的有用的**「文献」**。

2.记录你头脑中闪过的**「观点」**。



### 12.做笔记要及时

我发誓：

以后读完一本书，

若认为有誊写做笔记的必要，【畹案：而对于一些大部头的专业书，必须读完一个章节，一个部分就必须做笔记，不然就很难找回当时的痕迹】

**必须立即动手，不能拖两天及以上。**

刚刚把一本一个月前读完的纸质书的笔记做好了，

从21:00做到02:30.

经验：

刚读完就得做笔记

是因为

此时对著作的整体布局与行文逻辑、细节更清晰，

几天过后再来做，

记得就没那么清楚了

**很难勾连散落在全书的碎片笔记**

**及还原作者的创作过程（文字表达&逻辑）与创作目的，**

至于基于著作的申论

更是难以下笔

**必重新浏览一遍，找回弃置的记忆与idea.**

**畹案：刚读完就得做笔记，因为此时对作者的行文逻辑，想法和观点还比较清晰，拖的时间久了再回过头来，部分细节便难以想起，无从整理，更别谈还原当时的想法了。**

### 13.阅读的三个层次

在QQ/微信群聊天，看B站等科普类视频，

在类似喜马拉雅上听一些人气高的「学习」视频，

读一些面相大众的娱乐化文章或者书以获取知识

这是第一层。

在以公众号文章、知乎回答、豆瓣书评等

有一定的知识含量的网站以篇/类为单位，

或者看纪录片、大众课为主去学习知识，

有意识地读一些较深的书籍

这是第二层。

由篇/类/大众课为主要学习方式慢慢地以读书为主，

并且有做笔记，知乎、豆瓣、视频等

作为辅佐读书/学习的工具

这是第三层。

第四层是打破书和书的格局，

也就是故纸君所说的「根据不同的主题阅读10-500本书」。

就是在阅读一类（大多是研究性）的书时，

不以某一本为至理名言 ，

而选择几本适合自己的好书（并且不拘泥于书的界限，

有需要也会去做一些

例如查知网的方法

去了解阅读时涉及到的内容）去对照着读，

并且多做笔记，把它们梳理清楚，

而后著文，存起来。

最好做到以此开一门课程

大概知道怎么讲的地步，也可以把笔记存起来，

这就是属于自己的「小卡片」了。

### 14.夏天最舒服的三件事：

1）洗完温水澡，出浴遇到冷风，全身丝滑凉爽，洗去一天疲惫和尘埃，身心俱欢。

2）口干舌燥，一尝新鲜多汁的冰镇西瓜和久冻的饮料。

3）万籁俱寂，全神贯注夜读经典，与古人神交，与智者论道，陶然忘机。

### 15.浅谈对语言的「掌握」

如果我对法语、德语的掌握能有汉语（古代汉语、现代汉语）那么通透就对了。

掌握一门语言，意味着掌握了语言背后的**文史哲**。所以，

按我的标准，

很少有人能对外宣称**「我精通X语」**，

更没资格说**「精通X门语言」**。

### 16.发表文章后要回头重新阅读、修缮

待你发表一篇文章后，

要回头仔细阅读、纠错、实时修补。

一石三鸟,

对看到它的人的尊重；

对自己的尊重；

对文字本身（观点）的尊重。

写了文章而不自行重读检校是不合格的。

（1）有没有错字。

（2）文字表述是否有问题（逻辑、缺陷……）。

（3）核心观点有没有改变。

（4）引用的文献有没有问题。

一篇文章中出现众多「观点」及重要引用「文献」，

而不标注具体出处、不回溯所观或原始之文献（检查有没有错），

是不被容忍的——影响「可信度」。

知乎上的文章常犯这样的错。

所以，对于知乎上的「信息密度大」的文章，

我一般是不看的

发现基本错误而导致不愿继续阅读下去。

「信息密度小」的文章，观其「结论」即可。

### 17.业余人与专业人的最大区别

1. 业余人常常会因读了一篇论文或一本书与习见的观点不同而大惊小怪，
2. 以为自己有了大发现，恨不得奔走疾呼--我发现了一个颠覆性说法。
3. 或者在读了一篇论文或一本书后，认为自己已经足够甚至完全了解某主题或问题了。

这是病--读书不多

比如有些人读了一套《中国文学史》，就以为自己已经懂了「中国文学史」;

读了一本《伦理学》著作，就以为自己已经懂了「伦理学」;

读了一套《明朝那些事儿》，就以为自己已经懂了「明史」。

此类现象，不胜枚举，简称「读一而懂百」。

推而广之，以我的本科专业中文系之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

如果一个专业学生没有家学渊源、上大学前没有阅读大量本专业相关书籍，

上大学后仅听四年课、阅读部分教材、不读课外书，

那么这样的中文系毕业生是不合格的，他并不能自称「我已经懂了汉语言文学」。

专业的人则刚好相反--读百而说一。

比如我们与人谈论「魏晋风度」，最好在已有的积累上，

阅读1980-2021年间的相关主题论文，集众人说法之大成。

而不是仅仅读了一篇论文或一本书就大呼「我懂了、我发现了一个颠覆性说法」。

一个问题或主题那么好懂、好颠覆，要学者有何用?

不做只知其一的懂王，要做遍览众人观点后的审慎输出者。

阅读不同人的观点，尤其是相反的观点，从此不再「大惊小怪」。

### 18.阅读古籍的体会

看着那些经典书目，既满足亦惭愧。

还有那么多没看……

总有那么**多外因使自己不能百分之百静下心来**（**浪费许多看书时间**）。

每当此时才了解到做到**「慎独」**有多困难。

古典书籍，看得越多越会发现其博大与精微之处。

并且若要进一步阅读古籍，

弄懂某些问题。

**第一历史必须好，**

**第二地理必须好，**

**第三小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必须好**，

**第四文献学**……

其实这些科目都有交叉，

所以我非常讨厌分科。

但是不分科，现代人谁有这么大的精力和时间？

进行「广而博」或「窄而深」的研究？

很多牛逼的学者都是从小读到大，

「大」师的原因之一即在此。

问题是我又非常讨厌研究（写论文），

特别人文学科，

特别是关于内容、主旨、分类、比较等方面的论文。

没意义，存在主观性。

**但认为一种研究最有用：传承，述而不作。**

大概是关于「小学」与「文献学」的。

只考证古籍文字本身的真伪。

不讨论其他，追寻版本最初的面貌。

其他（文字背后传达出的信息）就不需要研究了，

因为每个人「阅读的感受」都不同。

而且每个人都把「自己以为的信息」用来坚固自己的三观，

指导自己的现实生活。

个人认为，古籍水平地提高，

还**依赖「重复数」**，

**谁重复的次数越多学得就越好**，

因为古人喜欢「用典」。

也可以这么说，

时代愈前的经典，读的人就愈多，引用就愈多。

所以读后人的诗文集笺注，某些经典就不断重复。

最使人开心的就是：

**你一眼便看出典故出处，高山流水，会心一笑。**

就如你不对一个人说「我爱你」，

而说「今晚月亮真美，但你比月亮还美……」

或者说「你就是月亮本身」。

**言外之意，含蓄内敛，意犹未尽。**

搬完书，坐在板凳上，

听了一会儿纯音乐

（目的之一是挑选并删除自己不喜欢的，突然发现删掉某些东西，人会变得轻松），

接着朴树的歌（《那些花儿》《平凡之路》《清白之年》）及liveMV。

特别是大合唱时候，

感觉大部分人此时都卸掉伪装，

忘记生活奔波的痛苦与无奈，

此刻终于做回自己，流下充满情绪的泪水。

百感交集，青春、时光、功名、信仰、理想、责任、人生、生死……

感动得**「一塌糊涂，泪流满面」**。

还是喜欢这种**「缓缓诉说」**式吟唱。

多少沉迷繁华世界的人，听到此类歌曲，内心没有一丝愧疚？

**认识自己，尊重自己；认识生命，尊重生命。**

**「知足」**绝对是人类最好的品质之一。此心安处不是故乡，而是知足。

**现代人听歌，就如宋人听词。**

流行歌曲就是诗的又一变。

### 19.择书

万事开头难，读书也是如此！

读书就像结婚一样，最重要的就是选择一个正确合适的对象。

曾国藩在《圣哲画像记》中说：

「*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

曾国藩讲究「择书」说，以「本根」之书为主，

「*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

「*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

毛泽东在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说：

「*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

由此可见「择书」之重要。

关于如何选择一本好书，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三方面下手。

**第一，选出版社。**

以我自己为例，因为个人立志要「埋首于故纸堆」，

所以基本上古代所有的经典书目都是我的阅读范围。

如果大家需要阅读古典书籍的话，

最好选择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其次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浙江古籍、北京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人民出版社也不错。

其他一些「不出名」的古籍出版社也有那种大家校注的，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比如钱穆先生的《庄子纂笺》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虽然出版社不甚出名，

但是先生治《庄》前后几十余年，

遍观百家，博采众长，边写边改，终成一家之言。

像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大都是精选

「*中国学术文化的『最要之书』，举凡哲学、历史、文学、宗教、科学、艺术等各类基本典籍，只要是公认的国学经典，皆在此列*」。

并且所选图书「*均代表当代最新学术水平的****『最善之本』****，即经过精校精注的最有品质的整理本。*

*其中既有传统旧注本的点校整理本，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也有获得学界定评的新校新注本，如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

***总之，不以新旧为别，惟以善本是求*」。**

**第二，选著作人。**

我在这里强调的是原著的整理者或译注者，

而不是古书的原作者。

像古代的典籍，由于历史（语言环境）和普通人的学养水平，

初步选择的大都是今人的简体横排校注或白话翻译本，

其次为繁体竖排古人「文言注释文言」的注释本，

像什么正义、注、疏、章句等。

当然等我们达到了一定水平，

就可以遍读群注及更接近原作者本来面貌的版本，

进而分析之、辨正之。

在选译注者的时候，一般都选那种学界公认的权威人物。

笔者大一在看了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之后，

佩服他的「深入浅出，博学精思」，

接着便看了他的《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列子集释》、《文言语法》。感叹其「小学」功力之深。

如此**「以人看书」，链条式读下去。**

**第三，选内容。**

内容方面我们要尽量做到**博观**，

不仅要读相关**专业书**，还要读**非专业书**；

不仅要读**经典书**，还要读**大众通俗书**。

因为每一本书都是作者的人生，

我们很可能在那些「不重要」的书中，找到一个**启发性的观点**。

如果大家读的书是**白话文**，

我认为不用太关注出版社与作者。

白话文著作只需要做到内容经典，像每个作家的代表作就可以。

对于出版社的要求，只要不是盗版的就可以。

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小学习白话文，

对于白话文著作（文字错误）应该有**辨析订正**的能力。

此外，我们在阅读外国名著的时候，

最好选取学界公认的权威人士翻译的书，

如罗念生先生翻译的「希腊文学」，朱生豪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傅雷先生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及「巴尔扎克」系列。

当然，如果你的外语好，最好直接阅读原著，

因为什么东西都是原汁原味最好。

翻译就是「再创造」，它已经本国化，

但是本国化的翻译才是好的翻译，

如果直译，很可能语句不通，语义不明。

这种翻译中带来的「流失」，颇似白话翻译文言，有些神韵是不能翻译出来的。

**特别对于诗歌一类，最好不要读翻译作品，**

朱光潜在《诗论》中说：不管是翻译中国诗歌，还是翻译外国诗歌，都是不能翻译的。

像英文诗翻译成汉语还好，但是汉语诗是基本不能翻译成功的。

比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其中「依依」与「霏霏」是带有感情的，是不能翻译出来的。

以上就是关于「择书」的部分，选好了书，就该开卷读书了。

### 20.读书方法

总态度：**多闻阙疑，不哗众取宠。**

**（一）观其大略，不求甚解，撷取精华**

《三国志·诸葛亮》本传引《魏略》曰：

「*（石韬、徐庶、孟建）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

诸葛亮读书不死记硬背，而是**泛读大概，撷取精华，掌握实质。**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说自己：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

他读书注意抓住重点，着重领会书中深含的旨意，**得意忘言，不死抠个别字句。**

**（二）专一而通，八面受敌**

苏轼在《与王庠五首·其五》中提出

「*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

*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

*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

***如欲求古人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

*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

*他皆仿此。*

*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

*甚非速化之术，可笑！可笑！*」

他认为人的精力有限，每次读书应该在一个问题上集中精力，

其他问题也用同样的方法进行研究，

从而各个击破，汇而全通。此种方法特别适合「专题性」「主题性」研究。

**（三）计字日诵，集腋成裘**

清·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四·庐陵学案（全祖望补本）》引郑耕老《读书说》：

且以**中材**为率，若**日诵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可毕。

或以天资稍钝，中材之半，**日诵一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可毕。**

苟能熟读而温习之，使入耳着心，久不忘失，全在**日积**之功耳。

里谚曰：「积丝成寸，积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为匹。」

此语虽小，可以喻大。后生其勉之！

简称：**坚持不懈，积少成多，有计划。**

**（四）「三余」法**

明张岱《夜航船·卷一·天文部》「三余」条记载：﻿

魏董遇以**「三余」**读书。﻿

即**「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雨者月之余」**。﻿

冬天，不是农忙季节。这是一年中节余下来的时间；﻿

夜晚，不必下地劳动，这是一天中节余下来的时间；﻿

雨天，不方便出门干活，这是一月中节余下来的时间。

强调我们读书要善于**抓住空闲时间。**

**（五）读完与读全**

如果一個人對我說：

我看過《史記》。

那筆者默認的就是：《史記》一百三十篇從頭到尾，他一字不落至少精讀過一遍。

而不是說只看了**七十《列傳》**或僅讀了**幾篇**耳熟能詳家喻戶曉的**「名篇」**。

之所以強調**看書要「全」，目的在於避免對人或書產生「偏見」。**

斷斷續續，花了近一個月，

才把《稼軒詞編年箋注》通讀一遍。

有關辛棄疾的**傳記、年譜**也配合參讀完畢。

這時候自己才敢與人談論**「辛棄疾詞」**。

以前年少時，讀的是當代人輯錄的**選本**，不能盡觀稼軒詞全貌。

此次按照編年精讀之後，收獲良多，實在不是只閱讀名篇所能比擬的。

意猶未盡，飽暖思古人。釋書擱筆，想見其爲人。

再次堅定了自己的**閱讀觀**：

**讀完**：看書（一本書）必須從頭看到尾，一字不落；

**讀全**：研究評價古人（一個人或一個主題），必須覽盡與其相關的所有文字。

這個**「全而通」**的觀念大概是受錢穆先生的影響而正式形成的。

當初看他的回憶性自傳《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

裏面記載錢穆小時候看書，速度快，

**有些小字（註解）部分忽略不看。**

一次被抽查書裏的內容，竟然回答不上，

於是小錢穆發誓以後看書一定一字不落。

筆者接受了錢穆先生的教訓。

由《圍城》而《錢鍾書集》；

由《背影》而《朱自清全集》；

由《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而《魯迅全集》；

由《金明館叢稿初編》《二編》而《陳寅恪集》……

去年閒來沒事翻了翻《王爾德詩選》，

爲了進一步瞭解「唯美主義」、瞭解王爾德。

依次閱讀其喜劇《不可兒戲》《理想丈夫》《不要緊的女人》《溫夫人的扇子》，

長篇小說《道連·格雷的畫像》，獄中長信《自深深處》，悲劇《莎樂美》。

### 21.读书意义

我们在讨论**读书的意义**之前，

首先应该想到的是，我们为什么要读书？

这在不同的人、同一个人的不同阶段答案是不同的。

官家子弟，可能是为了学而优则仕，继承本家的传统；

富家子弟，可能是为了掌握更多的管理学知识，继续从商；

贫家子弟，大部分可能为的就是有朝一日，学有所成，出人头地。

当然以上并非绝对。

这里就牵扯到**两种「读书」**：

1. **上学**以及由此获得的学历；

1. 特指**看书**（阅读）这一**行为。**

我们这里主要讲的是**第二种**。

其实**第一种与第二种也有许多交叉点**，

因为你想要获得学历，学习某种专业知识，则必须把相关书籍吃透。

我不知道我们抱着这样的目的读书，到底是好还是坏。

然而网友却说：把读书跟成功结合到一起，是一种极其功利主义的思想。

读书的目的，不在于让你取得多么伟大而卓越的成就，

更重要的在于，**当你被生活打回原形，陷入泥潭倍受挫折的时候，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你安静从容的去面对。读书如此，信仰也如此。**

很不幸的是，在故纸君读大学之前，几乎就把读书当作一种**工具**。

很少想到其他方面。

当时想的仅仅只是通过努力读书，考取一个名牌大学，找一个体面的工作，然后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姑娘，安度余生。

让自己的生活富足，为父母争光！

**读书在这里成为自己获得学历的一个凭借，一个跳板，一张门票。即现在所说的实现「阶层跨越」的方法、途径与手段。如是而已！**

大概很多人都讨厌长大吧！因为**长大**，

就表示你要承担**责任**了。

我真的对自己长大这件事是又爱又恨。

恨我没有了小时候的天真、活泼与可爱。爱我有了自我意识。

让我懂得：我不是为任何人而读书，而是为自己的人生读书。

不断地读书只是为了学习知识与更好地了解自己。如果能力允许，还希望「兼济天下」。

最初引导我往这方面靠近的缘由，就是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

特别是他的人生三境界，让我知道，一个真正的人要有极高的境界。

人生几十载，不能只停留在「动物」的层面，不能只知道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

要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是的，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知道你是谁？

你该往哪里走？

对每次人生岔路的决定从不后悔！活出自我。

从**书本本身**来看，我们之所以喜欢读一本书，不外乎两个方面，**内容**与**形式。**

内容与形式故纸君特地给它们下了一个定义：

**形式**就是一切我们所闻、所见、所听的表现方式（书影乐……）；

**内容**就是一切表现**形式背后所隐含的**思想感情。

书本在形式（文字）方面吸引我们的有：

一个恰当的修辞，一种幽默或深沉的语言风格，一种参差或整齐的文字格式，一种抑扬顿挫的音律……

像闻一多先生的「三美」主张，在我看来都属于形式美。

至于在内容方面吸引人的则是：文字描述背后的感情与思想。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将文字虚化，将文字看成「无」，文字只是一个载体。**《老子·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这个「道」、「大」就是文字；

「有物」则是思想与感情。

我们读一本书，

归根结底都或多或少与我们的感情与思想有关，

最享受的某过于「共鸣」，找到「知音」。

王国维说：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是的，绘画美与意境美的归宿就是表达情感。我们看叶芝的《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意昏沉， 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慢慢读，

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 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

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

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 在头顶的山上它缓缓踱着步子，

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

这首诗分三段，三段共组成一个画面：

天上星星眨着眼睛。地下炉火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妪睡意昏沉，打着小盹。

恍惚间回到那个青春烂漫的年龄，风华正茂，围在自己身边的翩翩少年络绎不绝。

他们或爱慕我美丽的容颜，或欣赏我优美的舞姿，或沉醉于我那甜美的歌声。

只有一个人爱我那朝圣者的灵魂，愿与我携手到老，寻找真实的自己。

我们被这首诗（中文版）感动的不是它的文字，也不是那「温馨」的画面，而是这**背后的拳拳深情**。

至于那些忧国忧民的思想，在我看来也属于情感方面。无非**个人情感**与**社会情感**，**小情感**与**大情感**的区别。

对于真正的**「思想」**，笔者比较推崇那种**哲学意义上的思想，是带有普遍性质的。**

像尼采说的：对待生命，你不妨大胆一点，因为我们始终要失去它。

是啊，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你将怎样对待你的生命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当我们阅读那种哲学书籍的时候，往往会感受到思想、思辨的魅力。

这种普世性质的思想，让我们从自己过渡到家庭，从家庭过渡到社会，从社会过渡到不同的社会，从一个国家过渡到全世界，从世界过渡到宇宙。

因此我们的人生境界也就达到了冯友兰所说的「天地境界」。

至于读书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这也是一个因人而异的问题。

周国平说：读书能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享受，读书能丰富我们的内心，读书能延长我们的寿命，读书能改变我们的容颜，读书能惠及我们的子女。

而笔者则在此基础上强调，**读书能教会我们做人。**

《论语·学而篇》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先进篇》则说孔门四科依次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可见孔子强调**「做人」大于「读书」**。

我们静下心来仔细一想，难道不是吗？我们读书的**终极目的不就是让自己更像一个「人」吗？**

读书正是一种好的教育！读书就是一个自我教育，自我提升的过程。

拿起你的书吧，许多年后，当你再次回首，我相信，你一定不后悔今日的决定！

### 22.也谈「二十四史」读不完

首先旗帜鲜明地反对一个观点：

二十四史读不完；十三经读不完。

没有什么是读不完的，此观点前面必须加一条限制：

（对于大部分没有文言基础的普通人来说）二十四史、十三经（几乎）读不完。

（对于有能力而因内、外原因放弃通读的人来说）二十四史、十三经读不完。

（对于有能力且愿意通读的人来说）二十四史、十三经读得完。

凡是读完文言版二十四史、十三经的人，在读书这件事上，确实是一项值得拍照留念的成就。

能熟读（次数多）二十四史的，确实不简单。

从第一本到最后一本，阅读速度会越来越快。

一是文字、典故重复，

二是正史的著作体例大体相仿，三是知识积累。

正史中有重复部分，

比如《史记》与《汉书》，

南朝四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与《南史》，

北朝四史（《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与《北史》，

《旧唐书》与《新唐书》，《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

既然存在增删重复，因此古人都是《史》《汉》参互比读，以资考证。

只读其一，未之有也。

如果谁愿意出钱或众筹给我发工资，我愿意花五年时间通读一遍二十四史。

吕思勉《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

我读正史，始于十五岁时，初取《史记》，

照归、方评点，用五色笔照录一次，

后又向丁桂征先生借得前、后《汉书》评本，照录一过。

《三国志》则未得评本，仅自己点读一过，都是当作文章读的，于史学无甚裨益。

我此时并读《古文辞类纂》和王先谦的《续古文辞类纂》，

对于其圈点，相契甚深。

我于古文，虽未致力，然亦略知门径，其根基实植于十五岁、十六岁两年读此数书时。

所以我觉得要治古典主义文学的人，对于前人良好的圈点，是相需颇殷的。

古文评本颇多，然十之八九，大率俗陋，

都是从前做八股文字的眼光，天分平常的人，一入其中，即终身不能自拔。

如得良好的圈点，用心研究，自可把此等俗见，祛除净尽，这是枝节，现且不谈。

四史读过之后，我又读《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

亦如其读正、续《通鉴》及《明纪》然，仅过目一次而已。

听屠先生讲后，始读《辽》、《金》、《元》史，并将其余「诸史」补读。

第一次读遍，系在二十三岁时，正史是最零碎的，

匆匆读过，并不能有所得，后来用到时，又不能不重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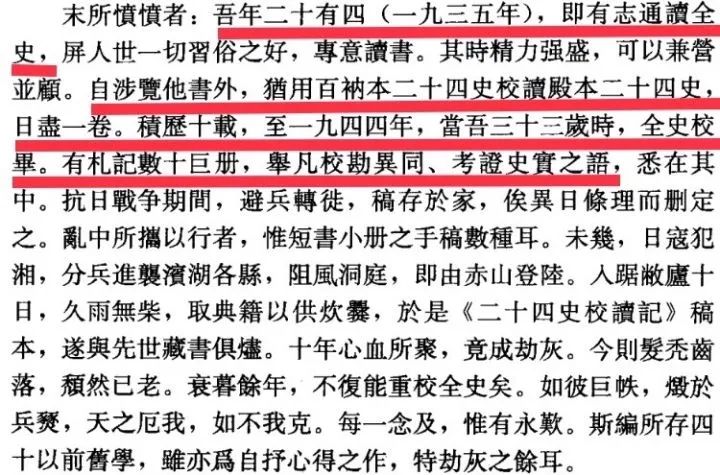
人家说我正史读过遍数很多，其实不然，

我于四史， 《史记》、《汉书》、《三国志》读得最多，

都曾读过四遍，《后汉书》、《新唐书》、《辽史》、《金史》、《元史》三遍，

其余都只两遍而已。

又发现一个读完的近人（我喜欢的学者）：



**一、要「读完」并不难**

前不久整理完吕思勉先生上面这篇《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文章后，

故纸君发了一条想法：

吕思勉先生在23岁时，二十四史（正史）终于读完第一遍，断断续续用了九年（15岁至23岁）。

这可能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通史」，

现在的人敢写《中国通史》，也只能「分工」。

精通先秦史，撰写先秦部分……精通经济史，撰写经济部分……

随后又补充了一条评论：

吕思勉先生在这期间也阅读了很多其他书，

编年史、史评、十三经、说文系列、古文总集……

如「把《通典》和《通考》对读，并读过《通志》的二十〈略〉」（三通）、《说文》及《说文解字注》、《十三经注疏》、《古文辞类纂》、《续古文辞类纂》、《日知录》、《廿二史札记》……

即只读二十四史的话，个人推测第一遍用时「三年」左右，或许更少。

很多人觉得古书部头大，似乎一辈子都读不完。

其实只说明了一个问题——**你的文言文不过关。**

如果你的文言文过关，你的「速度」就会这样：

**《四库全书书目提要》一过，现在的学生，亦仍可做，一暑假中可毕。**

故纸君同样发了一条想法：

假若我成为一名硕士生导师，开学第一天，一定会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发给他，要求一年之内必须过一遍。

假若我是一名本科文献学教师，不管是历史文献学，还是古典文献学，

课前我也会把此书绍介给他们，

要求他们在结课前至少读完四部之一，

历史专业的读史部提要，文学专业的读集部提要，并做读书笔记。

若能通读更好（最慢一年读一部，四年四部），

适合开设国学专业的院校或旧学爱好者。

若一个深度爱好者研读中国古代文史哲一直使用今人的处理本（处理中可能出错、不全、片面），则对不起深度两个字；

不是混文凭的「专业」学生，则无需赘言。

是书共200卷，一年之内是能通读一遍的。

通读一遍的好处太多了，识字、断句、查找、考证能力……

进一步则是文献学中的名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中华书局排印本共2157页。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排印本分40册，内容还是那么多，纸老虎吓人而已。



故纸君花了两天时间（非正式未尽心）细读了一遍《总目提要·集部》之「总集类」（卷186-194，共9卷）、「词曲类」（卷198-200，共3卷）。

凡12卷，平均一天6卷，包括标点、点校。

全书共200卷，大概需要34天。与吕思勉先生所说的「现在的学生，一暑假中可毕」暗合。

故纸君前段时间用20天读完第二遍（每天十卷），古人诚不我欺也。

某天翻阅诗人别集，故纸君心有所感，又发了一条想法：

每次看到自己读（新诗、外国诗）的速度，就会联想到古人读「古诗」时的状态。

这就是古人的一大优势（语言环境）。

难度系数、阅读速度等于我们现代人读白话新诗。

基本上扫一眼大概就知道：他说了啥。

而不需要费心专门考究字词及典故问题。

比如宋人，在读完唐人的集子后，百感交集。作诗数首：

《夜读宣州姚氏新刊〈李翰林集〉诗二首》；

《望日读〈昌黎诗〉十二卷，和诗六首》；

《戊戌日阅毕〈白氏长庆集〉，心有戚戚焉，和乐天「新乐府」诗50首》；

……

羡慕他们的速度。

**这就是文言水平过关的速度，也是王国维、吕思勉、陈垣、钱锺书、陈寅恪等近人阅读古书的速度。**

我于是又读《通鉴》、毕沅的《续通鉴》和陈克家的《明纪》，

此时我读书最勤，读此三书时，一日能尽十四卷。

（吕思勉《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

**普通人日看一卷都头痛，故纸君能日看几卷。**

而裴注版《三国志》仅65卷。同样的字数，在普通人眼中就变成了（五册）：



以上说了那么多废话，想强调的只是：

不要把「能读完二十四史」看成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大清就有很多人做到，并且古之学者读史不止读「二十四正史」，

读的是「史部」（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

如《李慈铭读史书目》。

**水平够，文言如白话，尤其是阅读正史中的大量纪、传部分（故事），用时更少。**

**二、为什么「读完」的人很少**

没必要。

如果你想凭个人能力撰写一部《中国通史》，那必须通读；

而现实的《中国通史》都是由众多学者分工合力完成的。

今人只能专治断代史、

而且还是断代里面的细小部分（经济、交通、选举、职官、制度、人口……）。

当年大一刚开学时，古代文学老师给我们谈治学，

说了一个直到现在我也赞同的观点：

**博而精、窄而深。**

**（一）博而精——通**

指阅读、搜集文献资料的范围要广；

跨学科、跨学问。

最后集中于一点（你要研究的）。

合格的中文系本科生该掌握哪些技能（书目）

**（二）窄而深——专**

如果你是几百年一遇的通人则除外，即你研究的问题要小、专，

且前面的博也是为了后面的精，你要在这个问题内部深耕。

比如你对目录学感兴趣，想撰写一部关于中国古代目录学的著作，那你至少要做到：

本科选择中国语言文学系之汉语言文学或文献学专业，接受四年现代通识教育。重点学习《中国文献学》（历史、古典）、《古代汉语》（文字学、训诂学）两门课；其次跨学科、跨学问为后面的研究打根基。

通读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

通读历代官方目录学著作，

如《别录》、《七略》、《中经》、《文德殿四部目录》、《古今书录》、《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四库全书总目》……

通读历代私家目录学著作，

如《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传是楼书目》……

通读正史中的《儒林列传》《文苑列传》及相关史料（作者、背景）……

搜集经、史、子、集中有关的部分……比如马端临《文献通考》之76卷〈经籍考〉、郑樵《通志》之〈艺文略〉〈校雠略〉……特别要注意被一般学者所忽略的佛、道典籍。

搜集域外汉籍中有关文献……

阅读近人研究目录学的专著，如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及《四库提要辨证》、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

阅读相关学术论文……

实时关注、搜集地下文献……

……

你看了很多书，掌握了很多技能，最终你只为了完成一部名叫《中国目录学》的书。

真的是博而精、窄而深。

**三、读完而「有所得」很难**

从头到尾「读完」并不是什么难事。

如果没有学术需求，你获得的只是一堆零碎的史料。

难在有所得——把零碎的史料转化为有证据、有逻辑、有系统的学术输出（论文、专著、丛书）。

**非不能也，不为也！**

看到很多人言「二十四史」必稱「共3213卷，約4000萬字」

（源自百度百科，字數未考證，大概很多人對二十四史的瞭解止於此；卷數有誤，見下）。

一直對外強調二十四史字數如何如何地多，要讀完很困難（或者認爲沒人能讀完），

就是不說自己「文言水平」不過關。

按照「百科派」提供的數據，一卷約12450字，並不算多。

幾百頁幾十萬字一本的白話文你怎麼看得那麼快？還不承認……

實話傷人。千萬別給我說什麼正史中的諸〈志〉對於所有人來說，均難以卒讀。

至於〈本紀〉〈列傳〉，在「我」眼中就是文言版高級故事體。

古代各種文體的書我大概都看過了，

正史再難難得過《尚書》《周易》《老子》……

難得過又長陌生字又多的漢大賦？

所以趙翼自述：「資性粗鈍，不能研究經學。惟歷代史書，事顯而義淺，便於流覽，爰取爲日課」（《廿二史劄記·小引》）。

故事性強（情節·人物）的史書你都讀不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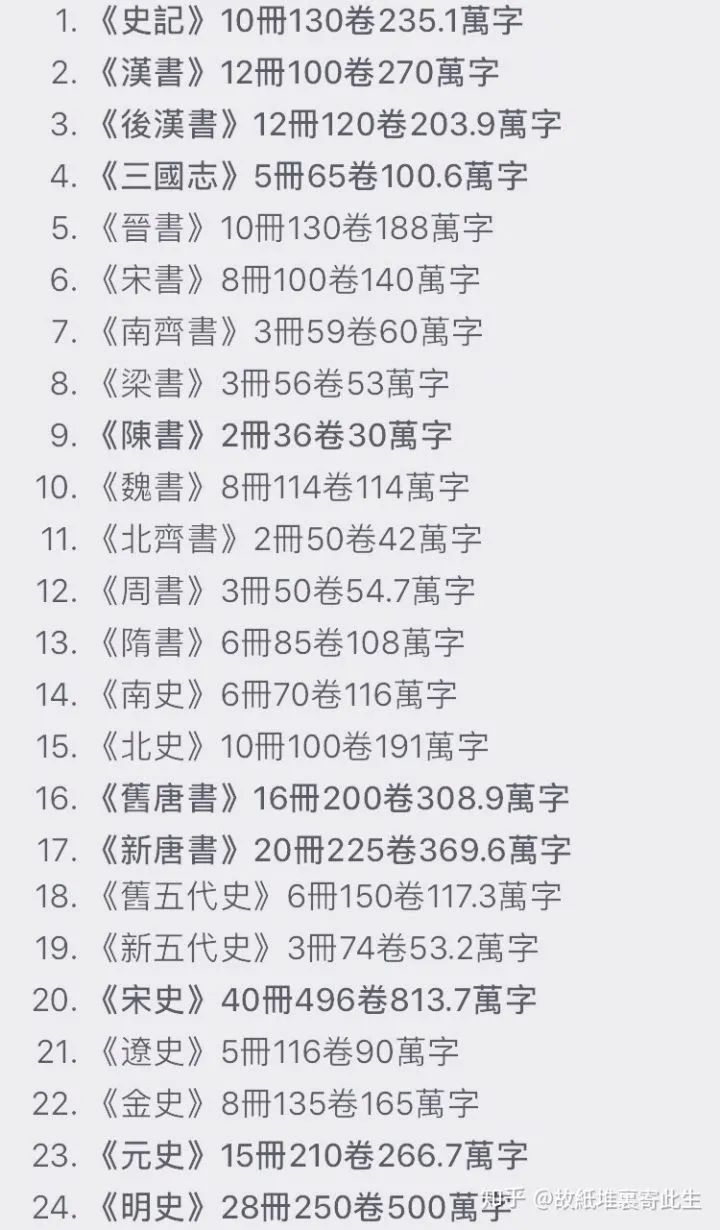
還談什麼閱讀古籍（經、子、集）。

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趙翼的《廿二史劄記》（實囊括二十四史），正是讀完的榜樣。



其次必稱中華書局綠皮本二十四史共有241冊，看到「241冊」，於是大呼二十四史如何卷帙浩繁。只說本數，而不說一本有多少字。正如普通人對《四庫全書總目》與《十三經註疏》的認識。

點校本二十四史數據統計：



* 凡3121卷，4590.7萬字，平均每卷約14709字，包括今人的《校勘記》。
* 前四史**全415卷**809.6**萬字**，占全部二十四史的**17.6%**，卷少字多是因爲它們包括註文。
* **《宋史》**獨領風騷，全496卷813.7萬字，其次《明史》**250卷500萬字**，《新唐書》**225卷369.6萬字**，《舊唐書》**200卷308.9萬字**……
* 篇幅最小的爲**《陳書》**，**全**36卷30萬字，《宋史》字數是《陳書》的27倍。



以下兩《四庫全書總目》，字數相同，一個60冊，一個2冊。不過後者一頁至少相當於前者的三頁（2157×3=6471）。正所謂面對同一座山，有「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之感。後人研讀古籍，必須早點除掉對大部頭書的恐懼，因爲有些書只是基本書（必讀書）。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四庫全書總目》：

所以當今的普通人，假若以60冊或40冊（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排印本）來看待《四庫全書總目》，一般都會產生「太多了」、「看不完」等想法。如果以中華書局兩冊兩千多頁的本子來看，可能恐懼感會降低不少。

關於《四庫全書總目》有多重要，已不需故紙君復言。強烈推薦（1）（2）（3）（8）四書。**不建議閱讀《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讀書要讀就讀無刪減版。**

* （1）《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
* （2）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中華書局）；
* （3）張舜徽《四庫提要敘講疏》（雲南人民出版社）；
* （4）楊武泉《四庫全書總目辨誤》（上海古籍出版社）；
* （5）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上海書店出版社）；
* （6）崔富章《四庫提要補正》（杭州大學出版社）；
* （7）李裕民《四庫提要訂誤》（書目文獻出版社）；
* （8）魏小虎《四庫全書總目彙訂》（上海古籍出版社·集大成）。





From @故纸堆里寄此生

### 23.古人怎样读书

这几年中国大陆的图书，真是繁荣得出奇。

借用我的一个朋友的话，书摊上从「天王巨霸、黑枪红血」到「丰乳肥臀」，差不多已经应有尽有。

读书在当代中国人日常生活或文化消费中的地位，似乎在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当然是好事情。但是中间也隐然存在一些问题。

总的来说，在大多数的人们中间，流行着两种占支配地位的读书方式，一是应试读书的方式，另一种则是休闲快餐式的随意阅读。

后者不但正在日甚一日地支配着已经没有应试压力的成人读书活动，即使是对仍然在校的大学生来说，因为与中学阶段相比较，应试压力已大大减轻，所以一头栽进休闲阅读状态的人，也绝对不在少数。

举个例子，如果你要历史系的学生说出一两种最使他们印象深刻的书，那么他们中间十有八九会举《万历十五年》作为回答。

如果你追问这本书好在哪里，他们往往会答复说，它与他们所读过的大多数历史论著都很不一样。

但如果你再进一步要求他们具体地谈谈这种「很不一样」，或者要他们回答下面的问题，即本书蓄意围绕着1587年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年份（作者把它称为 the year of non-significant），去叙述崇祯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等等著名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它究竟是想告诉读者什么？

这时候，他们的回答大多会变成一堆不得要领的含糊言辞。说阅读只在他们脑海里留下一片十分浮泛的印象，或许还不能算是太过头。

为了有效地抵制阅读与理解中的**「印象派」**和**「朦胧派」**，我感到有一种必要，在读书活动中提倡一种既使人赏心悦目、又高度能动的专注阅读。

它与应试式的读书方法很不相同，却完全可以促进应试能力的提高。

但在另一方面，它还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应试阅读所可能产生的各种负效应，比如灌输教育带来的被动学习，成绩优秀但逐渐丧失学习兴趣，僵化的应对模式，只注重表达技巧而欠缺思考的深度等等。

这是人们应当更长久地坚持的、更可靠的读书方法。**从这一点出发，很值得回过头去，看一看古人怎样读书。**

今天的人已经不可能，也不必要完全恢复古人读书的方法。但是古人的读书经验，对于如何才能在阅读中做到最大限度地去贴近文本，从文本中挖掘出尽可能多的内在涵义，还是具有非常值得重视的启发意义的。这就是我今日讲这个题目的原因。

我想从六个方面，谈谈古人读书的方式。它们是：**诵、录、校、疑、入味、**「大其心」而「使自得」。兹分述如下。

「诵」字的原意即大声背诵。古人的背诵能力，今天看来很让我们大吃一惊。下面举几个随手摘抄出来的例子。

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黄庭坚五岁时，已经能够背诵五经。

有一天他问老师说：**「从来都称六经，为什么只读五种？」**他的老师回答：**「《春秋》不足读也」。**

这在当时人中是很流行的一种看法，最典型地反映在王安石把《春秋》称作「断烂朝报」的评语中。

可是黄庭坚说：「是何言也。既曰经矣，何得不读？」据说他于是「十日成诵，无一字或遗」（王暐《道山清话》）。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苏东坡的。

他曾经被人检举，罪名是利用诗歌和「谢恩表」之类的文章攻击政府，因此还吃过一顿冤枉官司。他的对头后来承认，在被审讯的过程中，苏轼对二三十年前所作文字、诗句，乃至引证经典和关于它们的传注，都能「随问即答，无一字差舛」（王巩《甲申杂记》）。

古史中经常会有某人「千言过目，成诵不遗」, 「一览即诵，不一字差」, 「举书传常连卷，不遗一字」之类的描述。

还有些人，据说才把《汉书》看过两三遍，便能熟知全书，随口加以引证。

这在当时虽然也令人佩服，却还远远算不得是一种「特异功能」。当然，「一字不差」云云或许有一点夸大。

苏轼就有过把孔子弟子的话当乃师言论来引述的情况。古书中引文的字句常与原文小有出入，原因之一，便是作者习惯于不经查对原来文本，径直根据自己的记忆来称引经典。

我还想讲一段反映古人「强记绝人」的奇闻轶事，宋代江阴有一个姓葛的秀才。

有一次，他去拜见地方官。在候见厅里，他碰到另一名「意像轩骜」的士人先已等在那儿。

这位葛君便很恭敬地向他作揖问候。对方见葛君穿戴贫寒，有点看不起他，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葛君非常不满意。

坐了一会，他便问道：『你来见地方官，有没有「衔袖之文」? 』

这是指古代士人为求长官、前辈的赏识，而在见面时向后者呈献的代表作品，也叫作「行卷」。

那人自然没有忘记带着它。葛君便向他要求看一看。此人素来自负，于是很得意地把自己的行卷出示给葛君。

葛君接过来「疾读一过」，口称「大好」，当即交还。不一会儿，两人一起见地方官。眼看谈话就要结束，葛君突然说：「我这些不成样子的文章（自谦之辞），都被这位老兄占为己有。刚刚他呈献的那些篇章，就都是我写的。我可以当场把它们背一遍，以作证明。」

然后他就高声背诵起来，居然「不差一字」。在座的人们都信以为真，纷纷责备那个真正的作者。「其人出不意，无以自解，仓皇却退。归而惭恙，得疾几死。」

但故事还没有说完。这位葛秀才的住家邻近有一个经营染布业的铺子。一天晚上发生火灾，把整个店铺、连同记录着客户所交付的托染布匹的品种、数量等事的账簿一起都烧掉了。

客户们乘店主没有凭据，都加倍索要赔偿。店主急得团团转。他的儿子忽然想到，失火前一天，葛秀才正好路过店铺，曾经在柜台上顺手翻阅过那本账簿。于是店主准备了酒菜，去找葛君商量。

「葛饮毕，命取纸笔，为疏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凡数百条，所书日月、姓氏、名色、丈尺，无毫发差。」店主拿着它，「呼物主，读以示之，皆叩头骇伏」（《梁溪漫志》）。

有关葛秀才的传闻之词，未必完全真实。稍晚的元人笔记，也提到为试验某人记忆力，让他诵读染铺营业簿的事。看来它更像是用来形容某人记忆力出众时的一种套话。

但是，当时人们的记诵能力强过现代人无数倍，则肯定是事实。在印刷术普及之前，更不用说在纸张取代竹帛成为最基本的书写材料之前（此种取代之完全实现要晚至两晋之际），也就是当人们在一生中只有很珍贵、很稀少的几次机会能够接触到典籍的时候，人记诵文本的潜在能力就被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了。

这种能力不但在少数人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同时对很大一部分读书人来说，它也是一种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证据呢？只要回忆一下唐人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宋人所谓「焚香礼进士，嗔目待经生」，个中的道理便可看作最硬朗的证据。

人们对科举的两个主要科目的重视程度大不一样。进士的取录标准是文学创作的才能，所以进士科成为展示读书人才华的主要竞争科目。

考的人多，录取难，中选者也更受社会的尊敬。明经科考的是记诵，可谓「手抄义疏，口诵集解，心熟笺注」，所以被当时人看作是一条「舍精就简，去难从易」的进身之路。

可见记诵已经变成古代士人的寻常技能。因此可以断言，古人的记诵能力普遍地优越于今天的人们。

记诵潜力的发挥固然与典籍难求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在中国古人的读书传统中，记诵又远远超出了用以机械地保存典籍文本的一种方法或手段的意义。

朱熹说：「读书须成诵，方精熟」，就是这个意思。即使手中有了书面文本，还是强调「成诵」的原则。

在这里，我们还要举苏东坡为例。

有一个夜晚，他在《赤壁赋》中提到过的「雪堂」内，再三再四地诵读《阿房宫赋》。

每读完一遍，即反复咨嗟叹息，至夜深时分还不肯罢休。这就苦了在外间侍候的两名陕西籍老兵。

主人不就寝，他们当然也只好干等着。其中一人长叹说：「知他有甚好处！夜久寒甚，不肯睡，连作冤苦声。」另一人说：「也有两句好。」先说话的这位大怒道：「你又理会得甚底？」答曰：「我爱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原来他是将杜牧的这两句话，当作了宣泄自己怨气的寄托（《道山清话》）。

所以，成诵的目的，主要还不是为了简单地复制一个文本，而是为了在「精熟」的程度上去充分地对它加以解读。它不是一种储存书籍的方法，而是一种读书的方法。

「录」就是抄书。书籍难得，靠抄书保存文本，这与记诵类似。

明朝的「开国文臣第一人」宋濂，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题为《送东阳马生序》。在那篇文章里，他回忆自己幼年的经历说：「余幼时即嗜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

为什么说「不敢稍逾约」？当时人有「三痴」的说法，其中之一便是「借书与人曰痴」。

意思是借书不还的事太多，所以书不可以轻易借予人。正因为如此，宋濂不敢逾约，否则再借就难了。

另一个例子，说的是金末元初人王思渊。此人「闻一异书，惟恐弗及。……志气精强，目览手笔，日且万字。不十年，得书数千卷」（《王氏藏书目录序》, 《秋涧集》）。

与记诵同样，录书也不仅是保存文本的方法而已，它本身即是一种读书方法。所以古人有「一录则胜数过」的说法，意思是抄录一遍，其效果远胜于从头到尾地读上好几遍。

司马光在位于洛阳的「独乐园」里有一个著名的「读书堂」，堂内藏书万卷。但他仍然经常动手抄书。除了整篇整本地抄录，摘录、笔记也是通过「录」来加深对文本理解的一种途径。所谓「不动笔墨不翻书」，就是这个意思，这也是「录」的一义。

「校」即校勘。在印刷术投入使用前，古书都曾经历过以记诵文本和抄本形式流传的阶段，记诵或抄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差错，致使同一典籍的文本在辗转流传之中变得差异极大。这种情况即使在印刷书籍出现之后仍大量存在。

一是印刷本所依据的底本原有差异，二是刻板印刷过程中又可能出现新的错误。所以古人读书，在诵、录之前，第一步是先作文字上的校对，以便尽可能地保持文本的准确性。

这里有两层很不容易做到的地方。

首先，照本改字，要做到不错不漏，本身即是一件说来容易做来难的事情。校书如扫落叶。院子里的落叶，绝不可能一遍就打扫干净。

校书也是这样。书中的增衍错漏之处，即使有反复多次的过细功夫，也是难得一网打尽的。

其次，要在不同文本的字句差异之间作出一种准确的判断与取舍，更是一件显现真功夫、硬功夫的难事。

所以段玉裁曾说：「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伪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

钱大昕读《后汉书》卷六十八《郭泰传》，在传文末尾处发现有七十四字「词句不伦」，于是举出不依前文避讳体例称字而称名、叙事重出、书字而不书名、词意重沓等「四疑」，推测此七十四字本非《后汉书》中的原文。

他的这一见解发表之后，人们发现了一部嘉靖年间的福建版《后汉书》，是当时根据一种宋代刊本来翻刻的。检阅这个刊本中的《郭泰传》，果然如钱氏所言，没有那七十四字。

这才断定，上述七十四字原属唐太子李贤的注文，是宋代之后才窜入《后汉书》的正文当中去的。

古人高度重视诵、录、校的基本功。但他们读书，又绝不仅止于诵、录、校。

宋朝的谢良佐，最初以为学问不过就是强记博闻而已。他在见程颢的时候，「举史书成篇，不遗一字」，自以为表现非常出色。

想不到程颢并不欣赏，对他说：「贤（对交谈中另一方的尊称）却记得许多，可谓玩物丧志。」

谢良佐听到这样的评价，当场窘得汗流浃背，满脸通红。但等他看到程颢读书，「又却逐行看过，不磋（失误）一字」。他一开始很不服气，后来却终于省悟过来，并且拿自己的这个认识过程作「话头」，去开导其他「以记闻为学」的后生（《近思录》）。

这就是说，读书不可不始于诵、录、校，但光做到「逐行看过，不磋一字」，仍然是远远不够的。

「疑」是指一种积极追问的精神。元朝的大教育家许衡，就最喜欢善于「疑」的学生。

他的传记有曰：『诸生或有疑问，则为之喜见颜面。因语之曰：「书中无疑，能以为有疑；有疑，能使之无疑。学斯有得矣。」』（《元列传二首·许衡》, 《王忠文集》）这个意思并非他自己的发明；比他早一点的朱熹，已经说过类似的话了。

许衡不过是在炒朱熹的冷饭而已。

所谓「疑」，当然不是在提倡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怀疑一切，或者蛮不讲理、吹毛求疵地去否定别人。

清朝有个学者叫毛奇龄，平生不喜欢苏东坡。一次在京师中，有人问他：你说苏轼的诗文不好，那么，「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难道也写得不好吗？想不到这一招没有难倒毛奇龄。他当即愤愤然地回答：「鹅也先知，怎只说鸭？」在场的朋友无不为之捧腹（《居易录》）。

「疑」不是指这种毛奇龄式的强辩。相反，中国学术传统所推崇的最高境界倒是「平实」，即所谓「极于高远，而卒反就于平实」。

追问应当一直追到平实之处，而不是靠危言耸听、巧言令色，使人蒙蔽于一时。

我们都知道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

白居易的诗篇《长恨歌》，其中有两句写道：「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有人说，长生殿是祭神的宫殿，绝非「私语」之处，当改作飞霜殿才符合情理。

清代的考据家阎若璩指出，这种见解的根据出于《长安志》。据该书，天宝六载改温泉宫为华清宫，重新命名其中专用于洗浴的宫室为九龙殿，寝宫为飞霜殿，祭神的宫殿则名为长生殿（据《唐会要》，该祭神殿此前名为集灵台）。

这样说来，唐明皇和杨贵妃夜半私语的地方，似乎应当在供他们休寝的飞霜殿才是。那么，白居易错了吗？

阎氏接着征引《资治通鉴》卷九〇七中胡三省的一条注文指出，唐代皇帝寝殿亦可通称长生殿。

洛阳、长安、骊山都有长生殿。故此阎氏以为，长生殿实有两义。一为专名，华清宫祭神宫殿是也；二为通名，唐宫中的寝殿是也。

白诗所谓长生殿，即以该名的后一义言之，所以未必有不妥之处。

针对上述见解，陈寅恪又提出他的不同看法。他说，华清池是温泉。

唐皇华清宫之行，实乃继承北朝贵族以温汤疗疾来除寒祛风的旧俗而已，而这只能发生在冬春之际寒风料峭的时节。事实上，细检史书，可知唐皇驻跸温泉，确实也多在冬末春初，未见以夏日炎暑临幸骊山之例。

白居易不谙内宫规制，「长生殿夜半私语」的文学描写，殊不必看作就是史实。

**考据家的失误之处，恰在于过分认真地把白诗与记录史实的文献等同对待了。**

中国古典文献学及隋唐史专家黄永年更在以上说法的基础上指出，白诗如此描写，非因「常识之不足，盖实有其苦心在也」。

这番「苦心」便是：诗人必欲合并当时已流行民间的七夕牛女故事、玄宗宴乐最典型的背景华清宫，以及汉武帝与李夫人故事的蓝本为一体。

也就是说，这篇文学作品的背景既须为骊山华清宫，其中心复须为七夕。「鱼与熊掌，必欲兼得，此‘七月七日长生殿’故事之所以产生也。」

从引出对白诗的质疑，到否定此一质疑，再到对质疑的否定之否定。经过这一番反复，阅读者的理解，就可能比过去又前进了那么一小步。

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由约而博、又反博归约的思考过程。有疑故而要发问，有问然后才有学。「疑」的态度，就这样推动着我们读书的深入和学问的长进。

所谓「入味」，是我从古人的以下这些话中间概括出来的一个说法：「读书须到不忍舍处，方是见得真味」（朱熹）; 「弄书册而游息时，书味犹在胸中」（黄庭坚）。「睡余书味在胸中」（陆游，诸说俱见《潜邱札记》引）。

关于读书读到「见得真味」，在这里略举一两个有趣的例子。13世纪中叶，华北有一个名叫刘德渊的士人，某夜与另一个读书人「对榻学馆」。

半夜三更，他突然起床，把同屋者摇醒，说：「我对汉朝诸葛亮的言论忽然产生一种不同看法。可惜未能与他生在同时。否则一定要当面向他指出来。」（《刘德渊墓表》, 《秋涧集》）

这大概就是陆游所谓「睡余书味在胸中」的境界。否则他怎么会在半夜三更这么激动地从床上爬起来？

另一个是司马光的故事。这位老先生罢官退居洛阳的时候，成天用读书打发日子。

一天早晨，有一个学生去拜访他。老先生见面后兴奋地向学生宣布曰：「昨夕看《三国志》，识破一事。」

于是叫学生搬出《三国志》和《文选》，当场检阅有关魏武帝曹操《遗令》的记载。我们知道，人既然要在临死时留下遗嘱，必定会选择最紧要的事情来交代后人。

曹操的《遗令》有数百言之多，对他死后如何处置曹氏与东汉王室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否以魏代汉的问题），却一字不曾提及。对于怎么样分配家里储存的香料（在当日中国，高级的香料多为外国进口货，算是一种很贵重的物品），对众多妻妾应靠织履卖钱而自食其力一类琐细的事情，他反而说得再详细不过。

老先生曰：「遗令之意为何？」他的学生回答：「曹公一生奸诈，死到临头，总算说出了几句有点人情味的话。」司马光大不以为然，他说：「此乃操之微意也。……操身后之事，有大于禅代者乎？今操之遗令，谆谆百言，下至分香卖履之事，家人婢妾，无不处置详尽，无一语语及禅代之事。其意若曰：禅代之事，自是子孙所为，吾未尝教为之。是实以天下遗子孙而身享汉臣之名。」

他对窥破了曹操虽「蓄无君之心久矣」，然固畏于「名义」，仍欲保全自己「汉臣」身份的「微意」颇为得意，说道：「此遗令之意，历千百年无人识得。昨夕偶窥破之。」接着，他又郑重其事地告诫学生：「非有识之士，不足以语之。」

这位被老师视为「有识之士」的客人真是受宠若惊，连忙反过来恭维老师说：「非温公识高，不能至此。」（《元城语录解》）吹捧归吹捧，司马光的如炬目光，不能不使我们佩服。这种眼光，与他「见得真味」的读书法当然是息息相关的

提倡读书要存「疑」、要「入味」，不等于说就可以对文本作任情随意的主观发挥。毫无约束的「疑」，会变成「疑心生浪鬼」；毫无规定性的「入味」，会引得人走火入魔。为此，在读书时保持一种「大其心」而「使自得」的精神状态，也就显得特别重要。

「大其心」而「使自得」，是说读书「当玩味大意，就自己分上实着体验。不须细碎计较一两字异同。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朱熹）。或者如程颐所说：「读书当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见矣。」（俱见《秋涧集·玉堂嘉话》引）

疑与入味，都应当避免过分的、刻意的人为操作成分，尽可能追求一种自然而然的认识过程。完美实现这一过程，关键在于要保持一种平心易气（即气度舒坦、平易）的精神境界。

平心易气，换一个说法，即「须放心、宽快、公平以求之」；或曰「须是大其心，使开阔」。「大其心」之所以必要，因为「心大则百物皆通，心小则百物皆满」（俱见《近思录》引）。

心大则能看得百物皆通，对世间万物的理解自然达成，这叫「优游涵善，使自得」。

所以宋儒认为「大抵学不言而自得，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近思录》）。

这里所谓「安排布置」，指挖空心思的纯主观臆测，指过分地依赖于各种人为技巧或手段，对文本作牵强附会的过度解释，指拿某种绝对的、主观的、一成不变的尺度去衡量人间和自然世界。

如果允许我略微离开一点本题，那么我要强调，平心易气，或者「大其心」，不仅是一种读书态度，在宋儒那里，它也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为人处世的态度。

古人说：「士大夫视天下不平之事，不当怀不平之意。平居愤愤，切齿扼腕，诚非为已。一旦当事而发之，如决江河，其可御耶？必有过甚覆溺之至。」（《玉堂嘉话》, 《秋涧集》）

持此种心态的人，宋朝就有一个典型在，那就是王安石。

可以说，这就是宋朝以及后来诸多中国政治家与王安石的根本对立之处。儒家讲「视天下不平之事，不当怀不平之意」，是就「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而言，而不是说人不应该有是非好恶的基本立场或基本态度。儒家追求自己的政治和道德理想，态度是很执著的。

但他们反对通过激烈的、颠覆性的社会动员手段去达成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向来对革命所天生带有的偏激性质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当然，革命在有些历史场合很难避免。在这时候，儒家的立场就显得有点保守。但当革命出现「如决江河」、「矫枉过正」的局面时，儒家立场的合理性就较容易被人们认识了。这自然是另一个话题。

因为提到《大学》中「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一段话，所以顺便说几句。

「贵自得」还有一个意思，即强调通过直接地接触文本去感知和体察它的丰富涵义，而不须经过有些不必要的中介环节隔靴搔痒。

在这方面，章学诚有一段话已经讲得极透彻。他说，文章的佳胜，只有靠读者自己去体悟，是他人无法代劳的。

「如饮食甘苦，衣服轻暖，衣且食者领受，各自知之，而难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当指脍炙而令其自尝，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轻暖，则有是道矣。必吐己之所尝而哺人以授之甘，搂人之身而置怀以授之暖，则无是理也。」（《文史通义》）。

南宋人陈善著有一部《扪虱新话》，他在书中写道︰

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所以入，终当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入，得尽读书之法也。

读书要知入知出。入，就是要读进书中去，读懂吃透，掌握书中的内容实质；出，就是要从书中跳出来，能够灵活运用书本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开始读书时要求入，读书的最终目的是要求出。

如果读书不能读进去，那就不可能理解“古人用心处”，也就是说不能体会书中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高明的文学技巧；倘若读书不能跳出来，那就要“死在言下”了，也就是说，思想被书本束缚住，成了书奴、书呆子。只有懂得入又懂得出，这才是读书的好方法。

陈善根据自己的读书经验总结出来的出入读书法，实际上是告诉人们要活读书，而不能死读书。既要读书认真钻研，消化吸收书中营养，又要将书本知识为我所用。

汉代的著名学者董遇很提倡利用“三余”时间读书，哪“三余”呢？

“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雨者晴之余。”意思是说，冬天，没有什么农活，这是一年之中的空余时间；夜间，天黑不能出去活动，这是一天之中的空余时间；雨天，不能下地劳作，这也是可利用的空余时间。

抓住空余时间用来读书，肯定会有收效。当然，董遇所处的汉代，与我们现代社会的生活环境和节奏有很大的差别，放到如今，我们也可认为是“利用碎片时间学习”，这种读书的精神也十分值得我们学习。

明代学者张溥的“七焚”读书法强调读写并用，强调“眼到、手到、心到”。他的读书法分为三步：

第一步，每读一篇新文章，都工工整整地将它抄在纸上，一边抄一边在心里默读。

第二步，抄完后高声朗读一遍。

第三步，朗读后将抄写的文章立即投进火炉里烧掉。烧完之后，再重新抄写，再朗读，再烧掉。

这样反复地进行七、八次，一篇文章要读十几遍，直至彻底理解、背熟为止。张溥藉此苦读成名，给自己书斋取名为“七焚斋”，也叫“七录斋”。

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很会读书，也很讲究读书方法。他的“三读”读书法即“复读法”、“抄读法”和“游戏法”。

他给自己规定：每年春秋两季，分别复习冬夏两季所读的书，即半年读书，半年复习，把阅读和复习交叉进行，有效地增强了记忆力。

在每次复习时，他面前放一本书，请别人也朗读同样一本书，他边听边默记。如果发现自己默记的同朗读的有出入，马上查书，立即纠正，再复读几遍。

这种学习时既动口、又动手动脑的学习方法，大大地提高了读书效率。

现在再分成两点说几句，算是简单的结束语。

这里说的古人读书的方法，对于我们今天从事「精读」特别有启发作用。当然，无论是谁，一辈子能够精读的书籍，其品种和数量都总是很有限的。

我们做不到、事实上也不必用精读的方法来对待每一本需要看的书。很多书，只要大体翻一翻就可以了。但是，根据各人的不同需要，选择几种或十几种最重要的书籍来精读，我想对任何一个人都是十分必要的。

只有具备了起码的精读经验，你的泛读、速读，甚至「随便翻翻」，才可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缺少了对精读的体验，也就很难说真正学会读书。

近五十年来，世界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从方法上说，经历了两次大变化。一次发生在1960年代，社会科学的概念、理论、思考方法向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领域全面渗透，传统的西方「汉学」易帜为「中国研究」。

这个风气的变化，是在西方社会科学向人文学科全面渗透的二三十年后发生的。晚到的范式转变，使得「中国研究」在蔚为风气时，西方学术界已经开始普遍怀疑人文学科是否应当全面向社会科学靠拢或受其支配的问题。

因此，1970年代以来，宏大理论（grand theories）在西方人文学科领域又趋于复苏，由阿尔都塞、年鉴学派、德里达、福科、迦达默尔、哈贝马斯、库恩、列维·斯特劳斯、罗尔斯等学者所阐扬的各种社会哲学理论，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

这一趋势大约在1980年代以后也很快影响到西方的中国研究领域。

这样两波冲击，即1960年代的社会科学与1980年代的社会哲学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的冲击，为中国大陆学术界有所了解，基本上是在1990年代的事情。

面对这样密集和大量体的信息，中国学者深刻地感觉到，理论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意义变得极其重要。但对这一点的过度估计，也很可能会导致另一方面的误解，以至于人们对掌握原始文本重要性的认识变得严重不足。

在大学生、研究生中间，对原始文本的忽略更成为普遍的现象。他们往往会以为理论是金钥匙，是打开解决一切问题的大门。

至于如何从原始文本中「榨取」出尽可能多的历史信息，则似乎不大为他们所关心。然而，历史文化研究的魅力，恰恰就要从解读形形色色的原始文本开始，方能寻得来。

**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人的读书传统，对我们今天的人仍然是一份重要、丰富并且永远也不会过时的宝贵遗产。**

最后，我还想送给各位一篇不太长的阅读材料，题目是「朱熹论读书法」。

这是我从《朱子语类》里选辑出来的有关怎样读书的数十条语录。

初读时，你或许会觉得它们都太过平易而无甚高明之论。

但若真的照着实行起来，你就会知道，诚如朱熹所言，其实要「到那平易处极难」！

### 24.朱熹论读书法

#### 一、书贵熟读

书只贵读，读多自然晓。今即思量得，写在纸上底，也不济事，终非我有，只贵乎读。这个不知如何，自然心与气合，舒畅发越，自是记得牢。纵饶熟看过，心里思量过，也不如读。读来读去，少间晓不得底，自然晓得；已晓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读不熟，都没这般滋味。而今未说读得注，且只熟读正经，行住坐卧，心常在此，自然晓得。尝思之，读便是学。夫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便是读。读了又思，思了又读，自然有意。若读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读，纵使晓得，终是卼臲不安。一似倩得人来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终不属自家使唤。若读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与理一，永远不忘。某旧苦记文字不得，后来只是读。今之记得者，皆读之功也。老苏只取孟子论语韩子与诸圣人之书，安坐而读之者七八年，后来做出许多文字如此好。他资质固不可及，然亦须著如此读。只是他读时，便只要模写他言语，做文章。若移此心与这样资质去讲究义理，那里及得来！是知书只贵熟读，别无方法。

大凡读书，须是熟读。熟读了，自精熟；精熟后，理自见得。如吃果子一般，劈头方咬开，未见滋味，便吃了。须是细嚼教烂，则滋味自出，方始识得这个是甜是苦是甘是辛，始为知味。

园夫灌园，善灌之夫，随其蔬果，株株而灌之。少间灌溉既足，则泥水相和，而物得其润，自然生长。不善灌者，忙急而治之，担一担之水，浇满园之蔬。人见其治园矣，而物未尝沾足也。读书之道，用力愈多，收功愈远。先难而后获，先事而后得，皆是此理。

读书之法，须是用工去看。先一书费许多工夫，后则无许多矣。始初一书费十分工夫，后一书费八九分，后则费六七分，又后则费四五分矣。

读书之法，先要熟读。须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说道是，更须反覆玩味。

学者贪做工夫，便看得义理不精。读书须是子细，逐句逐字要见着落。若用工粗卤，不务精思，只道无可疑处。非无可疑，理会未到，不知有疑尔。大抵为学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余，须用无书不读，无不究竟其义。若年齿向晚，却须择要用功，读一书，便觉后来难得工夫再去理会；须沉潜玩索，究极至处，可也。盖天下义理只有一个是与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既有着落，虽不再读，自然道理浃洽，省记不忘。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咽，终不知味也。

读书，理会一件，便要精这一件；看得不精，其他文字便亦都草草看了。一件看得精，其他亦易看。

学者观书，先须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熟。注中训释文意、事物、名义，发明经指，相穿纽处，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处。若不如此，只是虚设议论，如举业一般，非为己之学也。曾见有人说诗，问他关雎篇，于其训诂名物全未晓，便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某因说与他道：“公而今说诗，只消这八字，更添‘思无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是一部毛诗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忆顷年见汪端明说：“沈元用问和靖：‘伊川易传何处是切要？’尹云：‘“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此是切要处。'”后举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说固好。然须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说得此话。若学者未曾子细理会，便与他如此说，岂不误他！”某闻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无实，不济事，自此读书益加详细云。

书须熟读。所谓书，只是一般。然读十遍时，与读一遍时终别；读百遍时，与读十遍又自不同也。

温公答一学者书，说为学之法，举荀子四句云：“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以持养之。”荀子此说亦好。“诵数”云者，想是古人诵书亦记遍数。“贯”字训熟，如“习贯如自然”；又训“通”，诵得熟，方能通晓。若诵不熟，亦无可得思索。

诵数以贯之。古人读书，亦必是记遍数，所以贯通也。

凡读书，且从一条正路直去。四面虽有好看处，不妨一看，然非是要紧。

#### 二、泛观博取，不若精于一

少看熟读，反覆体验，不必想像计获。只此三事，守之有常。

太凡看文字：少看熟读，一也；不要钻研立说，但要反覆体验，二也；埋头理会，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学者当守此。

书宜少看，要极熟。小儿读书记得，大人多记不得者，只为小儿心专。一日授一百字，则只是一百字；二百字，则只是二百字。大人一日或看百板，不恁精专。人多看一分之十，今宜看十分之一。宽著期限，紧著课程。

读书，小作课程，大施功力。如会读得二百字，只读得一百字，却于百字中猛施工夫，理会子细，读诵教熟。如此，不会记性人自记得，无识性人亦理会得。若泛泛然念多，只是皆无益耳。读书，不可以兼看未读者，却当兼看已读者。

读书不可贪多，且要精熟。如今日看得一板，且看半板，将那精力来更看前半板，两边如此，方看得熟。直须看得古人意思出，方好。

读书不可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余。正淳云：“欲将诸书循环看。”曰：不可如此，须看得一书彻了，方再看一书。若杂然并进，却反为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拽满，己力欺得他过。今举者不忖自己力量去观书，恐自家照管他不过。

今人所以读书苟简者，缘书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简，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后汉吴恢欲杀青以写汉书，其子吴祐谏曰：“此书若成，则载之车两。昔马援以薏苡兴谤，王阳以衣囊徼名，正此谓也。”如黄霸在狱中从夏侯胜受书，凡再逾冬而后传。盖古人无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于讲诵者，也是都背得，然后从师受学。如东坡作李氏山房藏书记，那时书犹自难得。晁以道尝欲得公、穀传，遍求无之，后得一本，方传写得。今人连写也自厌烦了，所以读书苟简。

山谷与李几仲帖云：“不审诸经、诸史，何者最熟？大率学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滥百书，不若精于一也。有余力，然后及诸书，则涉猎诸篇亦得其精。盖以我观书，则处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先生深喜之，以为有补于学者。

读书须是专一。读这一句，且理会这一句；读这一章，且理会这一章。须是见得此一章彻了，方可看别章，未要思量别章别句。只是平心定气在这边看，亦不可用心思索太过，少间却损了精神。前辈云：“读书不可不敬。”敬便精专，不走了这心。

泛观博取，不若熟读而精思。

读书，只看一个册子，每日只读一段，方始是自家底。若看此又看彼，虽从眼边过得一遍，终是不熟。

#### 三、耐烦仔细

圣人言语如千花，远望都见好。须端的真见好处，始得。须着力子细看。工夫只在子细看上，别无术。

圣人言语皆枝枝相对，叶叶相当，不知怎生排得恁地齐整。今人只是心粗，不子细穷究。若子细穷究来，皆字字有着落。

看文字有两般病：有一等性钝底人，向来未曾看，看得生，卒急看不出，固是病。又有一等敏锐底人，多不肯子细，易得有忽略之意，不可不戒。

为学读书，须是耐烦细意去理会，切不可粗心。若曰何必读书，自有个捷径法，便是误人底深坑也。未见道理时，恰如数重物色包裹在里许，无缘可以便见得。须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见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见得一重。去尽皮，方见肉；去尽肉，方见骨；去尽骨，方见髓。使粗心大气不得。

今人读书，看未到这里，心已在后面；才看到这里，便欲舍去。如今，只是不求自家晓解。须是徘徊顾恋，如不欲舍去，方能体认得。

读书者譬如观此屋，若在外面见有此屋，便谓见了，即无缘识得。须是入去里面，逐一看过，是几多间架，几多窗霝。看了一遍，又重重看过，一齐记得，方是。

#### 四、专心入在里面

人做功课若不专一，东看西看，则此心先已散漫了，如何看得道理出？须是看论语，专只看论语；看孟子，专只看孟子。读这一章，更不看后章；读这一句，更不得看后句；这一字理会未得，更不得看下字。如此，则专一而功可成。若所看不一，汎滥无统，虽卒岁穷年，无有透彻之期。某旧时文字，只是守此拙法，以至于今。思之，只有此法，更无他法。

看文字，须大段著精彩看。耸起精神，树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剑在后一般！就一段中，须要透。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方始是。不可按册子便在，掩了册子便忘却；看注时便忘了正文，看正文又忘了注。须这一段透了，方看后板。

今人读书，看未到这里，心已在后面；才看到这里，便欲舍去了。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晓解。须是徘徊顾恋，如不欲去，方会认得。

看文字，须要入在里面，猛滚一番。要透彻，方能得脱离。若只略略地看过，恐终久不能得脱离，此心又自不能放下也。

先生谓徐容父曰：为学，须是裂破藩篱，痛底做去，所谓“一杖一条痕，一掴一掌血”。使之历历落落，分明开去，莫要含糊。

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看人文字，要当如此，岂可忽略！

看文字，正如酷吏之用法深刻，都没人情，直要做到底。若只恁地等闲看过了，有甚滋味！大凡文字有未晓处，须下死工夫，直要见得道理是自家底，方住。

读书，须是要身心都入在这一段里面，更不问外面有何事，方见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如何却说个“仁在其中”？盖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则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却一边去看文字，一边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费了工夫。不如放下了文字，待打叠教意思静了，却去看。

学者读书，多缘心不在，故不见道理。圣贤言语本自分晓，只略略加意，自见得。若是专心，岂有不见！

心不定，故见理不得。今且要读书，须先定其心，使之如止水，如明镜。暗镜如何照物？

读书有个法，只是刷刮净了那心后去看。若不晓得，又且放下；待他意思好时，又将来看。而今却说要虚心，心如何解虚得。而今正要将心在那上面。

#### 五、从缝罅处寻透彻

学者初看文字，只见得个浑沦物事。久久看作三两片，以至于十数片，方是长进。如庖丁解牛，目视无全牛，是也。

若只是握得一个鹘仑底果子，不知里面是酸，是咸，是苦，是涩。须是与他嚼破，便见滋味。

读书须是看着他缝罅处，方寻得道理透彻。若不见得缝罅，无由入得。看见缝罅时，脉络自开。

看文字，且依本句，不要添字。那里元有缝罅，如合子相似。自家只去抉开，不是浑沦底物，硬去凿；亦不可先立说，牵古人意来凑。且如“逆诈、亿不信”与“先觉”之辨：逆诈，是那人不曾诈我，先去揣摩道，那人必是诈我；亿不信，是那人未有不信底意，便道那人必是不信；先觉，则分明见得那人已诈我，不信我。如高祖知人善任使，亦是分明见其才耳。

#### 六、须教有疑

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

问：看理多有疑处。如百氏之言，或疑其为非，又疑其为是，当如何断之？曰：不可强断，姑置之可也。

人之病，只知他人之说可疑，而不知己说之可疑。试以诘难他人者以自诘难，庶几自见得失。

看书不可将自己见硬参入去。须是除了自己所见，看他册子上古人意思如何。如程先生解“直方大”，乃引孟子。虽是程先生言，毕竟迫切。

看文字先有意见，恐只是私意。谓如粗厉者观书，必以勇果强毅为主；柔善者观书，必以慈祥宽厚为主，书中何所不有！

读书如问人事一般。欲知彼事，须问彼人。今却不问其人，只以己意料度，谓必是如此。

学者不可只管守从前所见，须除了，方见新意。如去了浊水，然后清者出焉。

到理会不得处，便当“濯去旧见，以来新意”，仍且只就本文看之。

某向时与朋友说读书，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见得，读书只是且恁地虚心就上面熟读，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处。盖熟读后，自有窒碍，不通处是自然有疑，方好较量。今若先去寻个疑，便不得。

这般也有时候。旧日看论语，合下便有疑。盖自有一样事，被诸先生说成数样，所以便着疑。今却有集注了，且可傍本看教心熟。少间或有说不通处，自见得疑，只是今未可先去疑着。

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然熟读精思既晓得后，又须疑不止如此，庶几有进。若以为止如此矣，则终不复有进也。

#### 七、平易广大

观书当平心以观之。大抵看书不可穿凿，看从分明处，不可寻从隐僻处去。圣贤之言，多是与人说话。若是峣崎，却教当时人如何晓。

观书须静着心，宽着意思，沉潜反覆，将久自会晓得去。

放宽心，以他说看他说。以物观物，无以己观物。

读书放宽着心，道理自会出来。若忧愁迫切，道理终无缘得出来。

凡读书，先须晓得他底言词了，然后看其说于理当否。当于理则是，背于理则非。今人多是心下先有一个意思了，却将他人说话来说自家底意思；其有不合者，则硬穿凿之使合。

读书若有所见，未必便是，不可便执著。且放在一边，益更读书，以来新见。若执著一见，则此心便被此见遮蔽了。譬如一片净洁田地，若上面才安一物，便须有遮蔽了处。圣人七通八达，事事说到极致处。学者须是多读书，使互相发明，事事穷到极致处。所谓“本诸身，徵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直到这个田地，方是。语云：“执德不弘。”易云：“宽以居之。”圣人多说个广大宽洪之意，学者要须体之。

学者观书，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晓。不若退步，却看得审。大概病在执著，不肯放下。正如听讼：心先有主张乙底意思，便只寻甲底不是；先有主张甲底意思，便只见乙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说，徐徐观之，方能辨其曲直。横渠云：“濯去旧见，以来新意。”此说甚当。若不濯去旧见，何处得新意来。今学者有二种病，一是主私意，一是旧有先入之说，虽欲摆脱，亦被他自来相寻。

读书须是知贯通处，东边西边，都触着这关捩子，方得。只认下着头去做，莫要思前算后，自有至处。而今说已前不曾做得，又怕迟晚，又怕做不及，又怕那个难，又怕性格迟钝，又怕记不起，都是闲说。只认下着头去做，莫问迟速，少间自有至处。既是已前不曾做得，今便用下工夫去补填。莫要瞻前顾后，思量东西，少间担阁一生，不知年岁之老！

读书须是遍布周满。某尝以为宁详毋略，宁下毋高，宁拙毋巧，宁近毋远。

今人言道理，说要平易，不知到那平易处极难。被那旧习缠绕，如何便摆脱得去！譬如作文一般，那个新巧者易作，要平淡便难。然须还他新巧，然后造于平淡。

自高险处移下平易处，甚难。

### 25.古人如何买书

中国古代的书店叫书肆，最早始于汉代。此外，各朝代还有书林、书铺、书棚、书堂、书屋等名称，在宋代以后则统称为“书坊”。

“书店”一名最早见于清朝乾隆年间。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店也叫书局。

现代读书人可以上网买书、去图书馆借书，还可以下载电子版，显然是幸运的。那么在没有当当网和新华书店的古代，人们如何买书？

1、手抄本盛行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周绍明在《书籍的社会史》一书中提到，曾有两个中国学者得出结论：在1912年前的大约一万两千部中医古籍里面，绝大部分是手抄本，并且，在雕版印刷术发明已一千年之后，17世纪活跃于江南苏州的16个剧作家现存的80个剧本里，手抄本也是占了绝大部分。

也就是说，其实就在中国已开始使用印刷术、雕版印刷术之后，手抄本仍继续存在。

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成本。比如16世纪的手抄本和印刷本，对它们的劳动力和生产相对成本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明朝雇一些人去抄书，每张纸上面大约有四五百字，20-30页纸的价格大概是2到3文铜钱，即每张纸只需要0.1文钱。

对当时的单本书来讲，没有印本能够与如此低廉的抄写生产成本竞争。

中国向来就人力便宜，没想到抄出来的书居然比印出来的书还要划算！

2、去佛寺、庙会买书

中国并非自古以来就有专门的书店，而是到了后来才有的。以前的卖书人，通常是通过卖香，或是去佛寺、庙会里顺便卖卖书，中国真正主要卖书的店铺是16世纪初才第一次出现。

当时的文人，要想买书就要到书市、书铺去逛，但货量也很有限。那时候找一本书究竟有多难呢？

比方说，15世纪早期的时候，北宋四大文学家——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和曾巩没有一个人的著作可以在书坊里找到，你能相信吗？

3、“吝啬”的私人藏书家

大诗人白居易够红，但是在明朝的时候，早期的藏书家也是要费尽千辛万苦之力才能够到处把他的诗，这一点那一点地抄回来，结成一个集子。

当时的那些藏书家，比如说他收藏了很多书，大家就很羡慕，就都很想去看一看，可是问题是大部分的藏书家都不愿意把自己的藏书公开给别人看，为什么？因为怕人家借了不肯还。

当时的藏书家们催生出了中国一些出名的藏书阁，其中浙江宁波的“天一阁”就是明代兵部侍郎范钦创建于嘉靖年间的私人藏书楼，也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一家图书馆。

4、没书卖就靠记忆

明朝流行到书院听课、讲学、讨论，因为书不容易得到，所以必须去听讲，得到一本书就要凭借超人的记忆力记下来。所以明朝最让人吃惊的一点，就是那些大思想家，像王阳明通常不一定是大藏书家，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人。

因此后来很多人说明朝讲兴学，讲学问不注重文字，而清朝的考据、训诂搞得那么发达，主要原因之一很可能是明朝文人要找书看太难，到了清朝书多了，才有条件去进行那些繁复、烦琐的文字考证。

### 26.古人的读书指南：重视晚间温习

元初教育家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多被视为推荐书目的先导。

《日程》所指示的读书次第和读书方法对后世，尤其是对清代以来的读书风气影响较大。

对于一般读书人而言，《读书分年日程》是循序渐进的读书指南，更重要的是它成为读书人自我评判的准则，使读书人能自律自持，力求日有所得，而不至于荒废懈怠，从而有利于良好心性的养成。

《读书分年日程》其实只是一种衍生物，它将“朱子读书法”落到实处，并使之形成条理清晰的规章和程式，程端礼对朱熹的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等读书法则深信不疑，以为其学初虽不如他人，但若能守朱子之法，“持心坚苦，积岁月以渐进”，终有收获。

而他在教书育人之中，对朱子读书法亦用心实践。程端礼将朱子读书法以学问的循序渐进为线索，将时间划分若干个大大小小的单元，用于一系列典籍的学习，从而使读书学习有一套严格的日程可以遵循，并可得到方法上的指导，这大致就是后来学校的课程表。

《读书分年日程》在讲明读书的次第、读书的具体方法和读书时间的分配方面，十分具体。以读书时间的分配而言，限定读书日程是其核心。

程端礼制定《读书分年日程》，参照朱子“宽着期限，紧着课程”之说，对平日读书进度有严格的规定，对生徒读书的字数篇数，如何温习，包括老师的相关责任都有条条框框督促约束。

「每夙兴，即先自倍读册首书，至昨日所读书一遍。内一日看读，内一日倍读，生处误处，记号以待夜间补正遍数。」

而老师要以背读形式查检昨日所习之书，而当日讲读，如以讲六七百字或一千字为限，须多授一二十行，以备次日或因故不能授课，而生徒仍可自读。

《读书分年日程》重视晚间温习，生徒单日之夜，须涵泳每一节十数次，以求其通，双日之夜读平日已读书一遍，背读一、二卷或三、四卷，随力所至，将起止以符号作记录，以待后夜续读。

如读《大学》时，随双单日之夜，还要读看玩索几种性理书。坚持用此法读书，积以时日，则「十五岁前，小学书四书诸经正文，可以尽毕。

既每细段看读百遍，倍读百遍，又通倍大段，早倍温册首书，夜以序通倍温已读书，守此法，无不熟之理！」

到二十二岁之前，《通鉴》、韩文、《楚辞》读完之后，仍加温习，同时坚持每日早饭前循环背温玩索《四书经注》、《或问》、本经传注、诸经正文；然后以二三年之工专力学文。

为确保读书能持之以恒，程端礼另刊印“日程空眼簿式”，其中分为“读经日程”、“读看史日程”、“读看文日程”、“读作举业日程”，日程中留有记录读书起止、读书日期的空格，它类似于后世的课程表，但读书作记录，又有课程表不能相比的约束性，这或许是《读书分年日程》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

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在清代已成为读书人进学的准则，如关槐辑《士林彝训》云：“立身以力学为先，力学以读书为本……止以中才为准，若日诵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可毕，或资钝，减中人之半，亦九年可毕，其余触类而长之，虽书卷浩繁，第能加日积之功，何患不至。”(欧阳修语)

此乃计日读书之法，又有分日读书之法，关槐引用唐翼修《读书作文谱》中语：“程子言科举之学兴，士人致功。宜将两月读经史，一月读文章。此言经史与文章，宜分月致功也。朱子又将经史分功，谓读经难，读史易，宜四十日读经，二十日读史。

详观其法，皆取分日致功。岂非以精专则易为力欤。”

关槐辑诸家文字，除重视读书须立日程外，亦强调读书之次第，譬如读经史集及作文等，皆一一述之，虽未明示取法程端礼之作，然其立意皆从朱子读书法和《读书分年日程》中来。

《读书分年日程》的仿效之作至晚清稍多，在此大转折时期出现有新内容的仿效之作，与读书要随世变的大环境相适应，梁启超的《读书分月课程》、光绪二十九年(1903)印行的《就正斋读书分年法程》、一九三六年《制言》杂志刊出的章太炎《中学读经分年日程》等即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 27.读书也讲辩证法

如同世间万事万物都包含矛盾一样，读书亦有辩证法。懂得这一道理，我们在读书求知的过程中，就既不会厚此薄彼，也不会顾此失彼。

首先谈谈“熟读精思”与“不求甚解”。

宋代学者朱熹主张读书要“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

这24字的“朱子读书法”，其核心便是“熟读精思”。

说读书要“熟读精思”，恐怕没人反对；但说读书可以“不求甚解”，多数人就会不赞成。

不过，自古贤能者却多有“好读书而不求甚解”之人。

原因何在呢？我认为，一个“好读书”的人，一生要读很多书，如果每本书都“求甚解”，所花时间会无法估计，这并非效率的方法。

而“不求甚解”并非指不去了解，而是有的书重在观其“大略”，过于细微的地方则不用去钻牛角，这便于从宏观上把握知识的脉系，提高自己的整体认知能力。

其次，书有良莠之分，并非每本书都是有用的，有一些用处不大的书，浏览大意即可，不必过多地在上面费脑子，非要“求甚解”不可。否则，就成了郑板桥说的“没分晓的钝汉”了。

再次，有些书虽然有用，但水平在同类书中却仅居于“下流”，用“不求甚解”的态度去阅读它，可能对读者来说，也并无损失。

如此说来，“求甚解”就不好了？

当然不是。有些书，特别是好书，一定要像朱熹那样，“精阅细读，融会贯通”，原因很简单：它是值得的。

其次说说“读破万卷”与“读破一本”。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多读书，写起文章来才能左右逢源。但要真正做到“破万卷”，并非容易的事。一个人即使从生到死，手不释卷，所读书籍也很有限。

而且，别人的书你读得再多，如果不能在理解的基础上消化吸收，灵活运用，那就永远不能成为自己的知识。因此，学者唐弢那句“博览群书，读破一本”的名言，倒是颇有见地。

阅读经典和精细阅读是对“读破一本”的高度概括。“经典”虽说不上一字抵一万字，但一般而言，它的思想内涵与知识含量是其他图书所难以比拟的。精读经典，认真钻研，得到的收获将更多。

当然，“读破一本”必须建立在“广采博学”的基础之上。

舍此，就会显得“势单力薄”、阅“力”不足和缺乏后劲。

作家贾平凹在《读书示小妹生日书》中说得有理：读书首先不能狭窄，哲学、历史、美学、天文、地理……凡能找到的书都要广泛涉猎。但又切切不要忘了“精读”，真正掌握本事，全在于“精读”。第一遍可囫囵吞枣，这叫享受；第二遍是静心坐下来读，这叫吟味；第三遍要一句一句想着读，这叫深究。三遍读过，放上几天，再去读读，还会有再新再悟的地方……

读书求知的辩证法绝非仅此，然而道理大致相通，由此及彼，举一反三，多可融会贯通。读书得法，自然事半功倍。

### 28.古人读书的典故

#### 1．牛角挂书

《新唐书·李密传》：“（李密）闻包恺在缑山，往从之。以蒲鞯（jiān）乘牛，挂《汉书》一帙角上，行且读。越国公杨素适见于道，按辔蹑其后，曰：‘何书生勤如此？’密识素，下拜。问所读，曰：‘《项羽传》。’因与语，奇之。归谓子玄感曰：‘吾观密识度，非若等辈。’玄感遂倾心结纳。”

李密用薄草做的鞍鞯骑牛，在牛角上挂一卷《汉书》，一边走一边看书。越国公杨素正巧在路上看见，慢慢地跟在他后面，问：“哪来的书生这般勤奋？”李密认识杨素，从牛背上下来参拜。杨素问他读的是什么，他回答说：“《项羽传》。”杨素于是和他交谈，觉得很惊奇。回家后对儿子杨玄感说：“我看李密的见识风度，不是你们能比的。”玄感因此就倾心结交李密 。

后人遂以“书横牛角”、“角挂经”、“茧栗挂汉书”、“束书牛角”、“书挂（牛）角”、“牛角之悬”来形容勤奋读书。或以“挂犊之才”、“牛角书生”来指勤奋学习而才思卓捷的书生。

#### 2．负薪读书

《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买臣字翁子，吴人也。家贫，好读书，不置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戴相随，数止买臣毋歌呕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买臣笑曰：‘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余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贵报女功。’”

此典一般以“负薪”或“负樵”的形式出现。有时，此典也用来形容未遇时的贫居生活。

#### 3．带经而锄

《汉书·公孙弘、卜式、倪宽传》：“（倪宽）受业孔安国，尝为弟子都养（为弟子们做饭），时行凭作（有时还要下地干活），带经而锄，休息辄诵读，其精如此。”

此典常以“带经锄”的形式出现。形容生活贫苦依然坚持学习的典故。

#### 4．挟策读书

《庄子·外篇·骈拇第八》：“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策读书，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

后人便以“挟策”、“挟册”、“挟策读书”、“挟策亡羊”、“读书亡羊”表示专心致志地勤奋读书。

#### 5．高凤流麦

《后汉书·逸民传·高凤》：“高凤字文通，南阳叶人也。少为书生，家以农亩为业，而专精诵读，昼夜不息。妻尝之田，曝麦于庭，令凤护鸡。时天暴雨，而凤持竿诵经，不觉潦水流麦。妻还怪问，凤方悟之。其后遂为名儒，乃教授业于西唐山中。”

后人于是以“流麦”、“麦流”、“弃麦”、“麦不收”、“中庭麦”、“高凤”等来形容专心读书。

#### 6．温舒编蒲

事出《汉书·贾枚邹路传》：“路温舒字长君，巨鹿东里人也。父为里监门。使温舒牧羊，温舒取泽中蒲，截以为牒，编用写书。”

晋时的王育也在牧羊时折蒲学书，最后博通经史。此典的其他形式有“编蒲”、“截蒲”、“削蒲”、“题蒲”、“编简”等。

#### 7．凿壁偷光

出自汉刘歆《西京杂记》卷二：“匡衡字稚圭，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

此典又可写作“凿壁借光”、“凿壁借辉”、“穿壁借光”、“偷光凿壁”，或简称“凿壁”、“偷光”、“匡壁”等。形容贫寒之士刻苦夜读的典故。

#### 8．映月读书

比喻在生活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读书的典故。事出《南齐书·孝义传·江泌》：“（江）泌少贫，昼日斫屧（做鞋子），夜读书，随月光握卷升屋（登上屋顶）。”此典流传甚广，主要有“映月”、“趁月亮”、“月下读”、“对月影”等形式。

#### 9．囊萤映雪

“囊萤”典出《艺文类聚·续晋阳秋》：“车胤字武子，学而不倦。家贫不常得油，夏日用练囊盛数十萤火，以夜继日焉。”“映雪”典出《初学记》卷二引《宋齐语》：“孙康家贫，常映雪读书。

此两典的主要形式有“囊萤”、“聚萤”、“照萤”、“读书萤”、“映雪”、“照雪”、“窗雪”等，两典并用还有“雪窗萤火”、“萤雪”等形式。比喻贫士苦读的典故。

#### 10．悬梁刺股

悬梁，语见《太平御览》卷61引晋张方《楚国先贤传》：“孙敬好学，时欲寤寐（打瞌睡），悬头至屋梁以自课”；刺股，语出《战国策·秦策一》：“（苏秦）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课。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大腿），血流至足。”

#### 11．韦编三绝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研究得差不多）矣。’”韦编，是用来串连竹简的熟牛皮；三绝，是断了三次。此典的其它形式有：“绝编”、“三编绝”、“韦三绝”、“绝韦编”、“三绝韦编”等。形容刻苦认真读书的典故。

#### 12．下帷读书

《史记·儒林列传·董促舒》：“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放下室内悬挂的帷幕）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形容闭门谢客、专心读书学习的典故。此典的其它形式有：“下帷（帏）”、“下书帷”、“闭户垂帷”、“垂帷闭户”等。

#### 13．三余读书

《三国志·魏书·钟繇华歆王朗传》裴松之注解所引《魏略》：“（董）遇善治《老子》，为《老子》作训注。又善《左氏传》，人有从学者，遇不肯教，而云‘必当先读百遍’，言‘读书百遍而义自见’。从学者云‘苦渴无日’。遇言‘当以三余’。或问三余之意，遇言‘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形容抓紧时间学习的典故。

#### 14．焚膏继晷

形容夜以继日地勤奋读书。语出韩愈《昌黎集·进学解》：“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篡言者必钩其玄（成语“提要钩玄”出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点上灯来继续白天的学习），恒兀兀以穷年（长年累月都这样坚持）。先生之业可谓勤矣。”

#### 15．十年窗下

形容长期闭门苦读的典故。语出金元间刘祁《归潜志》：“南渡后疆土狭隘，止河南、陕西，故仕进调官，皆不得遽。人仕或守十余载，号重复累，往往归耕或教小学养生。故当时有云：‘古人谓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今日一举成名天下知，十年窗下无人问也。’”后人便以“十年窗下”、“寒窗十载”、“寒窗之下”、“十载寒窗”、“灯窗十载”等词语来形容长期清贫自守，闭门苦读。

#### 16．学富五车

形容书多或学识丰富的典故。语出《庄子·杂篇·天下第三十三》：“惠施多方（方术），其书五车，其道舛驳（他的学说多差错而杂乱），其言也不中（正当）。”后人便以“五车”、“五车书”、“书五车”、“五车竹简”、“惠施车”等来表示书多；用“学五车”、“学富五车”等来表示读书多或学问大。

#### 17．三十乘书

形容藏书丰富或学识渊博的典故。语出《晋书·张华传》：“（张华）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尝徙居，载书三十乘。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受此典影响，后人论书之丰富，也每以“三十”为数，不一定必是“乘”或“车”。如果形容书少，则用“无乘书”。

#### 18．枕中秘宝

形容不愿示人的珍贵图书。典出《汉书·楚元王传》所附“刘向”条：“上（汉宣帝）复兴神仙方术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后人于是以“鸿宝”、“秘宝”、“秘枕书”、“枕函书”、“秘之枕中”、“枕中之秘”、“枕中秘书”等来指道术书或珍贵而不愿示人的图书。

#### 19．开卷有益

勉励人读书的典故。典出宋代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文儒》：“太宗日阅《御览》（指《太平御览》，该书原名《太平编类》，因宋太宗曾经通读而改名）三卷，因事有阙，睱日追补之。尝曰：‘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陶渊明也有“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与子俨等疏》）的句子。后人也有写成“展卷有益”的。

#### 20．读书种子

比喻世世代代的读书人象种子一样播撒开去，衍生不息。语出周密《齐东野语·书种文种》：“裴度常训其子云：‘凡吾辈但可令文种无绝，然期间有成功能致身万乘之相，则天也。’山谷（黄庭坚，号山谷道人）云：‘四民皆坐世业，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有才气者出，便当名世矣。似祖（效法）裴语，特（只不过）易文种为书种耳。”此典的其它形式有“书种”、“读书种”。

#### 21．束之高阁

比喻将收卷充置不用的典故。典出《世说新语·豪爽第十三》刘孝标注引《汉晋春秋》：“是时刘乂（yì）、殷浩诸人盛名冠世，（庾）翼未之贵也，常曰：“此辈宜束之高阁，俟（等到）天下清定，然后议其所任耳。’”此典本不指书，但后来人们往往以此典来表示把书扔在一边不再读或不再用。其形式有“束高阁”、“束阁”、“束置高阁”。

#### 22．三坟五典

指称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典故。语出《左传·昭公十二年》：“左史倚相（左史，官职名，倚相，人名）趋过（快步走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好好对待他）。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后人便以“三坟五典”、“典坟”、“坟典”、“坟籍”、“丘坟”等词来泛指古代文化典籍。

#### 23．寻章摘句

形容读书只顾及文中的片言只语而不深究其精神实质。语出《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书》：“（赵咨）使魏，魏文帝善之，嘲咨曰：‘吴王颇知学乎？’咨曰：‘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而已。’”

#### 24．断章取义

常指随意摘取诗文中的一部分为己用而不管作者的愿意如何。典出《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春秋时各诸侯国进行外交活动时，使节们往往以赋《诗》为表达己方意愿的手段。然赋诗者与听诗者可以对诗的文句有自己的理解，而不必管诗的本义。此典的形式常有：“断章取义”、“断章取谊（古谊同义）”、“断章载句”。现今还用，不过已转为贬义之辞。

#### 25．梦笔生花

比喻文人文思大进，文笔优美俊逸。典出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梦笔头生花》：“李太白少时，梦所用之笔头上生花，后天才赡逸，名闻天下。”因此，后人多以“梦花”、“梦生花”、“彩笔生花”、“笔花入梦”、“花从笔生”等比喻文思大进。

#### 26．文不加点

形容写文章一气呵成，不加任何修改。语出张衡《文士传》（唐徐坚等编《初学记》引）：“吴郡张纯少有令名，尝谒镇南将军朱据，据令赋一物然后坐，纯应声便坐，文不加点。”此典的主要形式有：“文不加点”、“不加点”、“万言不加点”、“不加点窜”等。

#### 27．著述等身

形容读书或著述很多的典故。典出《宋史·贾黄中传》：“黄中幼聪悟，方五岁，玭（中幼父名玭）每旦令正立，展书卷比之，谓之‘等身书’，课其诵读。”后人遂用“等身书”形容读书很多，只是后来是说将书册摞起来有身子高，与典源中所指有所不同。也可以用来形容著述极富，多作“著述等身”、“等身著作”。

#### 28．一字千金

形容诗文作品精心创作、极有价值的典故。事出《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千予千金。”此典的主要形式有：“一字千金”、“千金字”、“金悬秦市”、“悬金”等。

#### 29．洛阳纸贵

形容著作风行一时，人人争相传抄的典故。典出《晋书·左思传》：“及赋成，时人未之重。……安定皇甫谧有高誉，思造（拜访）而示之。谧称善，为其赋序。张载为注《魏都》，刘逵注《吴》、《蜀》而序之。……司空张华见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余，久而更新。’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世说新语·文学》也有：“庾仲初作《扬都赋》成，以呈庾亮，亮以亲族之怀，大为其名价，云可三《二京》，四《三都》（与《二京赋》鼎足而三，与《三都赋》并列而四）。于此人人竞写，都下纸为之贵。”

#### 30．藏之名山

形容作品很有价值因而非常值得珍视的典故。语出汉司马迁《报任安书》：“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此典的主要形式有“藏之名山”、“藏诸名山”、“藏版名山”、“名山藏”、“藏名岳”、“藏述著”等。

### 29.古人读书为什么能过目不忘？

#### 专心读书

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仔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熟读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法，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宋 朱熹 朱子童蒙须知）

#### 读书方法

凡读书：整容，定心，看字，断句，慢读；务要字字分晓。毋得目视他处，手弄他物。仍须细记遍数，如遍数已足，而未成诵，必欲成诵；遍数未足，虽已成诵，必满遍数；犹必逐日带温，逐旬逐月通理，以求永久不忘。-----（明屠羲时 童子礼）

【注】：读书不在多，能一精熟功夫，积久自然有得。今子弟多勉强记诵，为师者又假此为功，以取悦父兄；遂不计生熟，慢令加读，旋即遗忘，所宜戒也。

#### 熟读之法

凡背读熟书，逐字逐句，要读之缓而又缓，思而又思，使理与心浃。朱子所谓精思、所谓虚心涵泳；孔子所谓温故知新，以异于记问之学者，在乎此也。------（程畏斋 读书分年日程）

#### 百遍为基

读书以百遍为度，务要反复熟嚼，方始出味。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融会贯通，然后为得。如未精熟，再加百遍可也；仍要时时温习。若工夫未到，先自背诵；含糊强记，总是认字不清，见理不透，徒敝精神，无益学问。-------(明 何伦 何氏家规）

#### 精熟为贵

读书自须成诵，熟读而未能精思者有之矣，未有不能记忆而能有得者也。自幼至长，应读之书甚多。今之课读者，初读生书时，学生强记以塞责，先生以能背而即止。踰时渐忘，后来即加温习，已须多读遍数，重费工夫。迨读书渐多，工夫渐少，温习难遍，多所遗忘。继以温理苦难，师生皆以为畏，直至废弃旧书，同于未读，则前功尽弃，终身无精熟之书矣。看读百遍，背读百遍之法，似乎迂苦难行，不知百遍之功，中材皆能熟记，背读百遍，尤能牢记，不至趁口读过，亦收放心之一法也。又复连前带背，每日温背，不费工夫，温书虽多，无虞难遍，是虽勤苦于前，而终得收效于后也。前辈常云：「读生书，莫待温时熟。」言初读时，必使透熟，终身不忘也。又云：「读温书好像生时读。」言已精熟，惟恐趁口读过，必须字字分明，句句体认，如读生书也。二语与程氏所言相表里。总之读一句，熟一句，得寸则寸，则工夫不致浪费虚掷，终身受用不尽矣。------（程畏斋读书分年日程）

#### 二十二遍读书法

每天读一课新书，规定读十遍，并用笔画记在书上。第二天，读新课文时，先复习旧课文五遍，画上五遍的记号，再读新课文十遍；到了第三天，读第三课时，也再复习第一课五遍，第二课五遍，再读第三课十遍；第四天时，先复习第一课二遍，第二课第三课各五遍……如此类推，直到每课都读了二十二遍，笔画加起来正好是一个「读」字。丰子恺称这二十二遍读书法是个笨办法，但对他来讲效果颇佳。-----（丰子恺）

【注】：丰子恺精通英、日、俄诸种语言，一生翻译出版了近四十部外国文艺作品。尤其是在他五十二岁的时候，还重新从字母开始学习俄语，不久就译出了屠格湼夫的猎人笔记。他对学外语，有一种非常实际的看法。他在我的苦学经验一文中早就说过：「语言文字，只不过是求学问的一种工具，不是学问的本身。学些工具都要拖长久的时日，此生还来得及研究几许学问呢？」所以，丰子恺学外语追求速成，并创造了一种「二十二遍读书法」。

#### 九旬老法师回忆录

进学堂这一天，我父亲带我去的。同学我记得大概有四十多个人，好像不到五十个人，同学。年龄不整齐，像我们进去是很小的，六岁是最小的，大的差不多十五、六岁。每个人学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老师很难。但是私塾里头著重在背诵，大的学生有讲解，老师给他讲解，我们是不听那些的，我们也听不懂。小孩上学就背书，一门深入，长时薰修，一样一样的背。背的标准，每天老师教你的，老师看你的程度。标准是什么？每个人标准不一样，十遍，念十遍就可以背下来，这是标准。

老师教你大概一百个字，十遍能不能背下来？十遍不能背下来就缩短，教五十个字。能力好的，十遍能背大概三百字都有，这是中等的人才；有特殊能力的，记忆力非常好的，反应非常好的，大概可以能够背五、六百字。十遍，你能背多少，老师就教多少。能背之后，要叫你念一百遍、两百遍，这是一天的功课，两百遍念下去之后就不会忘记。明天上课，就把今天教的这个先背一遍，老师听了之后再教你底下的经文。用这个方法，没有讲解的，完全是背诵。句读，老师教给你的，用朱砂红笔把句子圈下来；文言文没有句点的，老师把句点（叫句读）教给你，你念得清楚、念得明白。这本书大概是半个月、一个月就学完了，像《大学》、《中庸》，半个月学完，《论语》一个月可以学完，《孟子》两个月可以学完。但是不是同时教，只教一样。这样教的背下来之后，你一生都不会忘记。

### 以《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一书为例探古人如何读书？

幼时在馆中读文，见窗友为先生夏楚云：“我教你字字想来，不曾教你囫轮吞。”予时尚幼，旁听此言，即深自儆省。于念文时，即一字一字作昆腔曲，拖长声，调转数四念之，而心中必将此一字，念到是我用出的一字方罢。

犹记念的是“好古敏以求之”一句的文字，如此不三日，先生出会课题，乃“君子矜而不争”，予自觉做时不甚怯力而文成。先生大惊，以为抄写他人，不然何进益之速？予亦不能白。后先生留心验予动静，见予念文，以头伏桌，一手指文，一字一字唱之，乃大喜曰：“子不我欺”。且回顾同窗辈曰：“尔辈不若也”。

今本不通，然思读书之法，断不可成片念过去。岂但读文，即如读《金瓶梅》小说，若连片念去，便味如嚼蜡，止见满篇老婆舌头而已，安能知其为妙文也哉！夫不看其妙文，然则止要看其妙事乎？是可一大揶揄。——《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